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荀子

集約紹述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

葉紹鈞選註

學生學叢書

37153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子 莖
註選鈞紹集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印刷者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西平刀編

光必印

The Library
Edited by
WONG

SELECTION FROM SUN TZU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S. D. YEH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例 言

一、本書所采，是關於荀子的思想學說最重要的篇章。比較不重要的，就不錄入。至於要看荀子書全部，自可去找別的本子。

一、本書正文，依據荀子集解。經各家考證，是衍文譌字，便加〔〕號標明；應當增字，使用小字刊載一旁；以醒眉目。集解分段處，現在空一行；每段新分小節，每節另行起；也是要仍舊可見原樣的意思。

一、本書的校勘同注釋，就荀子集解及日本漢文大系所刊的增注、補遺裏邊各家的說數，擇善而從。意在使讀者展開書面，能够順流地讀下去，而且即能了解所涵的意義。這與本書的不刊荀書全部是一貫的宗旨，都是希望讀者能適當地節省學力和時間。因為集解等原書極易找到，要參考時取攜極便，故各家考證的途徑不復采入，單取他們的結果。所采的是那一家的，以同樣的

原由，也不復標明。

緒言

一 荀子略傳

荀子名況，字卿。^①戰國時趙人，生當公元前三三五年前後，死當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②他青年時代曾游燕國，齊湣王的末年，他遊學於齊國，已是五十歲了。^③齊國當威王、宣王的時候，延致天下賢士很多，到這時候死亡殆盡；所以當齊襄王時，他「最爲老師」。^④後來遊秦國，見秦昭王同應侯，^⑤沒有什麼意思。又到趙國，議兵於趙孝成王前；^⑥但也不能有所施爲。末了遊楚國，那時候春申君當國，使他作蘭陵令。^⑦後來春申君爲李園所殺，他就廢官。年命差不多要完了，有所施爲是無望了，遂從事著作。不久就死在蘭陵。

①史記稱荀卿，劉向校書敍錄同應劭風俗通卻稱孫卿。荀子裏邊多自稱孫卿子。爲什麼一個人有了兩個姓呢？司馬貞、顏師古等都說漢宣帝諱詢，故改荀爲孫。謝墉作荀子箋釋，於序文中取此說道。

「考……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畜本字，距反於周時人名見稱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蓋荀音同孫，語達移易，如荆卿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燕人謂之荆卿。」此說有這樣堅強的反證，避諱說當然不能成立；而所以一姓異字的原因，也可因此恍然了。又史記單稱荀卿，沒有說明卿字是名是字，劉向校書錄錄載「孫卿，趙人名況」，也沒有說明卿字是什麼。後人多說卿字是尊美之詞。直到江琢讀子卮言論荀子之姓氏名字一文，始斷定卿字是荀子的字。他的證據很堅強。他說：「劉向敍曰：『蘭陵人喜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此爲荀子字卿之確證。劉向不言『蘭陵人喜名爲卿』，而曰『喜字爲卿』，則卿爲荀子之字可知。」○史記載荀子死於春申君死後，春申君爲李園所殺，在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當公元前二三八年。那麼荀子的死，當在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沒有什麼可疑。獨有對於他的生年從前人有種種不同的推測，不易確定誰是誰非。但是一條線索在這里，依着推求，實也不見得難定。韓非子難四篇有句話道：「燕王嗜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僇。」韓非是荀子的弟子，述及老師的事情決不至於差誤，可見荀子當燕王嗜未死之前，曾到

過燕國。燕王喚死的一年是公元前三一四年，而能夠到別國去想有所發展，至少須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據此上推，故說荀子的生年在公元前三三五年左右。下推到齊襄王元年，當公元前二八三年，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所以齊襄王時他最為老師。其間時距亦很適合。只是這樣說來，他的年壽到一百歲以外，似乎有點奇特。但是古今來並不是沒有百歲以外的人，並且按照他的事蹟，須要這樣說去方通，我們只得認他是個享年極高的人了。◎史記本傳稱「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劉向敍錄稱「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龍之若鄒衍、田驥、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成作書列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後人不察劉向的差誤，覺得荀子的年歲太長了，以為「年五十」當是「年十五」。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辨正此說最有理。他說：「不知本文說的『年五十始來游學』，這個『始』字含有來遲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決不必用『始』字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敍述荀子於「始來游學於齊」下接「驥衍之術，迂大而闊辯，爽也文具辭流。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駢天衍，驥龍爽，炙轂過髡。』」共四十一字。往下乃說「田驥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胡適對於「驥衍之術……」四

十一字以爲「這一段不相干的事實，乃是上文論「齊有三騶子」一節的錯簡。」這自然是極確切的；我們試把這一段補入上節文義都合。胡適又說「齊襄王時」四字應屬上讀，因爲「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個「狀時的讀」，狀時的讀與所狀的本句決不可用「而」字隔開，隔開便不通了。」依此說，「齊襄王時」與「爲老師」並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史記一書頗有類似的不通句子。陳登元作荀子傳略（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所出國學叢刊第二卷第一期）曾舉出孔子世家中「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及「魯昭公之二十二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兩例，可見用文法來解決，未必一定可靠。又况這四字如屬上讀，勢必把荀子的生年排後，那麼又何以解於韓非的話呢？所以我們還是從舊時讀法，把這四字屬下。^②荀子對效齋載秦昭王與荀子問答的篇，^③篇載應侯與荀子問答的話。^④荀子對兵備載荀子與陳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論戰的話。^⑤荀子作蘭陵令在楚考烈王八年，當公元前二五五年。

二 荀子書

劉向校書敘錄說：「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九篇。」

定著三十二篇。」○題名爲「新書」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二篇。○又賦家孫卿賦十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都載孫卿子十二卷又都有荀況的別集唐書藝文志另有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楊倞是第一個注荀子的人他的序文說「……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這是荀子結集成現在的樣子的略歷漢書藝文志所載孫卿賦十篇當即指三十二篇中的成相篇賦篇而言○因爲別立賦家所以抽出來重複記着隋書經籍志等既錄孫卿子又有荀況的別集也是同樣的辦法直到楊注出來給與研求的人不少的便利於是未經楊倞編訂的十二卷本以及荀況的別集自然歸於淘汰了。

○現在把篇目抄錄在這里「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榮辱篇第四非相篇第五非十

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成相篇第八，儒效篇第九，王制篇第十，富國篇第十一，王霸篇第十二，君道篇第十三，臣道篇第十四，致仕篇第十五，議兵篇第十六，強國篇第十七，天論篇第十八，正論篇第十九，樂論篇第二十，解蔽篇第二十一，正名篇第二十二，禮論篇第二十三，宥坐篇第二十四，子道篇第二十五，性惡篇第二十六，法行篇第二十七，哀公篇第二十八，大略篇第二十九，堯問篇第三十，君子篇第三十一，賦篇第三十二。○今本漢書作三十三篇，據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當作三十二篇。

◎唐書沒有給楊倞立傳，藝文志於他所注荀子下注「汝士子，大理評事」七個字。汪中考楊汝士三子沒有名諱的；卻從古刻叢鈔裏發見楊倞所作的墓志銘，據此考定他是唐武宗時人。（見所作荀卿子通論）但鄭懿行以爲汝士三子雖然沒有一個名諱的，而楊倞或許有改名的事情。又作墓志的楊倞結術較荀子加詳，安知不是另外一個人。（見與李璋惺月汀比部論楊倞書）四庫提要也說「惊或改名」。這些話不能確定孰是孰非。但荀子注序文末有「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這一年當公元八一八年，是他成書作序的時期，卻是可以確知的。

◎他的新目錄是「第一卷，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第二卷，不苟篇第三，榮辱篇第四，第三卷，非相

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第四卷、儒效篇第八、第五卷、王制篇第九、第六卷、富國篇第十、第七卷、王霸篇第十一、第八卷、君道篇第十二、第九卷、臣道篇第十三、致仕篇第十四、第十卷、議兵篇第十五、第十一卷、彌國篇第十六、天論篇第十七、第十二卷、正論篇第十八、第十三卷、禮論篇第十九、第十四卷、樂論篇第二十、第十五卷、解蔽篇第二十一、第十六卷、正名篇第二十二、第十七卷、性惡篇第二十三、君子篇第二十四、第十八卷、成相篇第二十五、賦篇第二十六、第十九卷、大略篇第二十七、第二十卷、宥坐篇第二十八、子道篇第二十九、法行篇第三十、哀公篇第三十一、堯問篇第三十二。後來都依這樣的排次。^②賦篇中含有禮、知、矣、蓋、箴五賦是顯然的賦。其餘逸詩一篇與成相篇都是韻文，而且都是敷陳其事的，自然也可包在賦這個名詞之下。惟成相篇中究是幾篇，從前人有好幾個說數，現在也不能斷定。

直到清朝乾、嘉年間，校勘古書的風氣大盛，所用校勘的方法都是極嚴密的，最不取孤證同武斷。這當兒，注意荀子的人自然也多起來了。於是楊倞注的荀子又經過許多學者的修訂，義理更見明白。清末，王先謙作荀子集解一書。^③

胡適說整理國故有三途，其中之一叫做『總帳式的整理』。◎王先謙的工作，正是結的從前人校釋荀子的帳。他的校勘依據各種本子，『擇善而從』。采集郝懿行、王念孫、王引之、汪中、劉台拱、盧文弨、顧廣圻、陳奐等各家解釋的說數，往往加以判斷；而他自己也有所發明。又附載關於荀子一書的考證，差不多搜集得周備了。所以我們研究荀子，以集解爲最精善最適用的本子。日本久保愛作荀子增注，◎用宋本元本來校勘，頗足供參證。服部宇之吉編漢文大系，第十五卷是荀子，就把集解同增注合在一起，又加入了豬飼彥博的補遺。

◎他的序文記着光緒十七年，當公元一八九一年。◎此說見他所作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宣言以及淮南鴻烈集解序。◎他的序文記着文政庚辰，當公元一八二〇年。

不論什麼古書往往是這樣子，題名是誰作的，其實未必完全出於誰手；弟子的記錄類似的言論，常與作者的原著一同被包在一個書名之下。荀子這部書也是這樣的情形。如大略、宥坐等篇，顯然是語錄同雜記一類的東西。又這部

書最初經劉向的結集，已加編排的手續，直到楊倞，中間未必不再經幾回的編排。因編者識力的關係以及湊足篇數的關係，編排得不能盡極當自是難免的事。如非相篇的後兩章與「非相」無干，天論篇的末段與天論無干，都由於這等的原因。胡適說：『大概天論、解蔽、正名、性惡四篇全是荀卿的精華所在。』○或者這幾篇才是荀子以著述的態度特地寫下來的吧。

○見中國哲學史大綱。

三 學術思想概況

史記不載荀子所從受學。汪中作荀卿子通論，考見荀子對於易、禮、毛詩、魯詩、韓詩、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不是有授受解釋的明據，便是有牽聯關係的痕跡。○因此說：『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荀子做的學問既盡是儒家的學問，又這樣地廣博，自然自己也立腳在儒家的一面。可是，當他的時代，所謂『七十子之徒』已是過去了，儒家很有點衰敗的一

樣子了。而他所謂『足以欺惑愚衆』的學說，卻沸沸揚揚到處流傳。這怎能教他不要憂心呢？於是申述他完全自得的中心思想，同時批評他家的思想，駁斥他家的思想，希望移易當時的人心。他的弟子有李斯、韓非，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又有浮丘伯同張蒼，一個是受詩的，一個是受左氏春秋的。更從他與諸經的關係講，簡直可說漢代的學術都原於他。總之，他是爲儒家放異彩的一位大師，是諸經傳授的一位肩荷者。

○汪中文道：『經典敍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屈妙子，屈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车子，根车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劉向敍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歿。」

靖江公靈龍傳之。」由是言之，善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敍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魏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譚叔，叔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武威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中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敍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零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賈穆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矣。商，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

◎非十二子篇中，除了論子

思孟兩家，其外都有「足以欺惑愚衆」的案語。^{◎天論篇解蔽篇有批評老、莊、慎、墨、宋、惠、申諸子的話。性惡篇是取孟子的「性善說」的。富國篇樂論是取墨子的「節用」同「非樂」兩說的。正論篇裏則有取宋子學說的話。}

荀子的自得的中心思想，不能不推他的鍼對孟子「性善說」的「性惡論」。他的口號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他以為人的天性有種種的情欲，若令順着情欲做去，就會做出惡事。可見人性本惡。因此，必須有種種人為的禮義法度來節制牠，來利導牠，方才可以為善。可見人的善行，全賴人為。這個觀念應用到政治哲學上邊，就成「禮治主義」。他說：「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何以能「正」？何以能「治」？就因為「師法」同「禮義」不是順性的而是特地定出來裁制性的東西。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教育哲學上邊，就成「積善主義」。他說：「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

人本來沒有善，猶如窮人一個錢也沒有。但是一個一個積起來，積之不休，到極其充足的一天，就是富翁了。積善積到這地步，就是聖人。每個窮人都能成富翁，只要能積錢；每個人都能成聖人，只要能積善。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人生哲學上邊，就成「明心主義」。他說：「心者，道之主宰也。」[◎]又說：「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要能知道而以道為可，才是清明的心。怎能使心知道呢？他有「虛一而靜」四個字，[◎]就是先要做到虛心、專一、靜心三種工夫。心既清明，所可中理，就不會順着情欲做出非道的事情來了。

解蔽篇。
◎性惡篇中，這個口號凡九見。 ◎見性惡篇。 ◎見儒效篇。 ◎見正名篇。 ◎見解蔽篇。 ◎見解蔽篇。

要禮治，要積善，要明心，純任自然是辦不到的，必須努力作為，多一分功力就多一分效果。所以他極看重後來被誤解而累他受冤枉的一個「僞」字。這

是荀子哲學的特色，他把老、莊任天的觀念、墨家信天的觀念都關開了，乾乾脆脆把所有的責任都擔在人的肩膀上。於是發生他的『天論』，自然主張『不求知天，但欲征服天行以爲人用了。』

○征服天行以爲人用的說數是『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裁之？從天而頤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順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荀子所說的『僞』在聖人方面是爲民衆制定禮義。他說：『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又說：『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在民衆方面，所謂『僞』便是努力學習，把禮義積聚在自己的身上。他說：『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聖人所制定的禮義差不多是民衆永久的標準，因爲聖人是通乎古今，最善推度的。他說：『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度類不悖，雖久同理。』○古今既是

一致，似乎都不妨效法，但是他不主張『法先王』而主張『法後王。』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先王不好，也不是說先王與後王有什麼不同，只因為後王的時代近，他的禮法制度更是明白可考。所以他說：『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⑤

○見性惡篇。

○見禮論篇。

○見性惡篇。

○見非相篇，字句依本書所定的。

○見非相篇。

這種標準聖王、古今一致的觀念，從思想方法上講，完全是演繹法。所以他說：『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爲師。』^⑥只要把聖王的禮法制度作爲『隆正』，作爲大前提，爲是爲非的結論便不至於差誤。根據着這個來正名，自然主張『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⑦了。

○見正論篇。
○見正名篇。這「作」字，王先謙引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因釋「作者變也」，於義極合。

荀子因論明心而論到心理現象，於是跨入了心理學的界域，又因論正名而論到『所爲有名』『所緣以同異』以及『制名之樞要』，於是跨入了認識論的界域。在儒家，他以前的儒家，從沒有探求得這樣深而描寫得這樣細的。這是可以注意的。

○見解蔽篇「人何以知道」一節。○見正名篇。

四 餘語

研究學術思想，不論是古人的或是現代的，首要在確知牠的真相；更進一步，就拿來作我自己研究學術、完成思想的參證。所以主觀的態度是不相宜的，拘泥的性習是沒好處的。譬如從前人因荀子主張性惡，就對他不滿意，以為他無論如何，至少要比孟子低一級。這由於他們主觀得厲害，拘泥得厲害，故而想着性總該是善的才對。我們現在就不這樣，性到底是善是惡的問題且閣在一旁，卻覺得孟、荀二人同樣是混用抽象名詞來說話的人。陳登元作荀子之心理

學說，○羅列兩家的說數來比核，他的答案是『孟、荀二家皆主心善。荀子性惡之性，非孟子性善之性。』試讀解蔽篇論心的文字，與孟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話對照，他們兩個人確然在一條路上。荀子說性惡，每指情欲而言，孟子說性善，卻指『我固有之』的良心，用詞不同，顯然可見。那麼，從前人揚彼抑此，不是無聊的爭辯麼？這是說客觀的態度的必要。

○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所出國學叢刊第二卷第二期。

又如我們既知道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其實他們兩家都說的心善，這當兒最要記着『孟子說』『荀子說』這幾個字。記着這幾個字就與『我信』不同。固然，如孟、荀兩家在我國學術思想上都發生偉大的影響，或且直到無盡的將來。但『食而化之』是可以的，『酌而采之』是可以的，研究某說即『我信』某說是不可以的，因為這樣就把你的進程阻當住了。在現在的時代，要研究哲學、教育、心理等科，應當從現代的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入手；古代的呢，都

只給我們作參證的材料；這才會有永進展的希望。這是說融通的性習的必要。

編者編完了這部書，謹將所懷的一點意思寫在前面，以貢獻於讀者。

目 錄

勸學	一
非相	一一
非十二子	一三一
儒效	一三三
富國	一五五
天論	一七六
正論	一八七
禮論	一〇九
樂論	一三一
解蔽	一四一

正名

六〇

性惡

七

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已，止也。○輮通「揉」，使之曲也。○槁，枯也。暴，音曠（又夕）乾而暴起也。挺，直也。言雖枯乾不能復直也。
○參同「三」
○干，越，猶言吳、越。吳，干（本作邗）先爲敵國，後干併於吳，吳一稱干。夷，東夷也。
○熟莫革反（口乞），東北夷也。

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時小雅小明之篇。○諸謀也。其音恭《乂》具也。介助也。景大也。言能謀具其本分，好是正直之道，神而明之，聽而從之，自能獲大福也。○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脩身則自無禍，故禍莫長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音器（一）舉踵也。博見廣見也。○利足捷足也。○能讀爲「耐」。一絕直度也。○生讀爲假於物也。⑤

○跂音器（一）舉踵也。博見廣見也。○利足捷足也。○能讀爲「耐」。一絕直度也。○生讀爲「性」。⑥言假於學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棄[△]姑[△]鷗[△]也。○若田聊反^(去一么)蕙之秀也。○射干[△]一名「烏扇」，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蓋草本也。而曰「木」者，單舉之則草亦稱木也。射昔夜^(一廿)。○蘭槐[△]香草也。○漸子廉反^(去一女)漬染也。漪思酒反^(ム一又)澆也，臭汁也。

(下) 漱染也。漪思酒反^(ム一又)澆也，臭汁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鳴[○]生禽獸羣^[焉]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蠻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棄[△]其德[△]而榮歸[△]，德荒而辱至也。○若一[△]猶言均平。布薪均平，則火就燥而蟲焚之矣。

○疇同「備」類也。○質射侯也。的正鵠也。○所立言學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蹠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騁驥一躍，不能十步；駕馬十駕，○功在不舍。鑽[◎]而舍之，朽木不折；鑽而不舍，金石可鏤。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八跪[◎]而二螯，非蛇蠍[◎]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蹠同「跬」，音煩^(ㄊㄨ)。○蹠步，半步也。

○旦而受駕，至暮脫之，謂之一駕。十駕，十日之程也。言駕馬十日行，亦可以及千里也。○候苦結反

〔^(一)廿刻也。○𧈧同「矧」。○跪足也。○𧈧同「懈」，上演反^(ㄎㄞ)。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

〔梧〕鼴鼠五技而窮。[◎]

○冥冥帝帝皆專默精誠之謂也。悟音晉「丁乂」。○四達謂之衢；但二達亦可謂之衢。此言「衢道」，一意取二達，猶曰駁證也。○蜃徒登反「云」。古傳爲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焉。○古蜃氣不能如蠻蛇專「雖」具五技——能乘、能轄、能游、能穴、能走——而曾僵能之，無得於其生，故窮也。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戶鳩之篇。○儀，威儀也。○心如結，言用心堅固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穢邪，安有不聞者乎？○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通一游，一游，流魚游魚也。○伯牙，古之善鼓琴者。六馬，古者天子路車之馬也。此處不過隨意舉之。仰秣，仰首食草，聽其聲也。○形，言形於外也。○枯，枯竭也。○言爲善或

不積耳，積則安有不關於人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人學至平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數病也。經謂詩、書、禮、謂曲禮之屬。○真誠也。力行也。言真積力久之功，始於入學，終於沒世也。
○詩言樂章也。言詩所以節聲音，至乎中和而止也。○類謂禮法所無，觸類引伸之條教也。○敬主乎內者也。文致乎外者也。○微謂褒貶勸懲之意，微而彌顯也。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頰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犧。○

○端讀爲「噏」徵言也。𠙴人尤反（曰又弓）徵詩也。一皆也。○禽獸猶言禽獸之物也。言

小人之學，將以爲禦世之具也。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躁；問一而告二謂之噏。○〔傲〕躁非也，噏非也，君子如嚮矣。○

○喟則吁反（下弓）語聲繁碎也。○嚮同「嚮」言如嚮應聲也。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詎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湊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言觀近賢師也。○言有大法而不詳說也。○言但論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也。○言隱約而不能使人速曉其義也。○方效也。人下之字通「而」。言效法賢師，而習君子之說，則尊高而廣周於世事矣。○經道也。○安或作「案」。荀子用此兩字，或爲語詞，或作「則」字，此處蓋語詞也。特直也，猶言但也。雜志篇記之書，百家之說也。順順繙其文也。○領引也。言提挈彙領，屈五指而引之，則全義之毛皆順矣。○道由也。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爲之，則不可以得之也。○古人貯食以壺，以鍛冶，言以鍛代箸也。凌音釋「ムメ」。○法士好禮法之士也。○敬儼不自檢束，無禮法之體也。

問楷○者，勿告也；告楷者，勿問也；說楷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善物淫惡者謂之梏。此處蓋言惡也。○色從心誠服而貌自順從也。致極也。○詩小雅采蘋之
篇。○交讀爲「媯」悔也。言不悔慢不怠緩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顧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
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
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靈之，○然後學者也。

○言禮法所未該者，不能以其等倫比類而求其通也。○言於仁義不能造次不離也。○言一於
道也。○四言或善或否也。○謂善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
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
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
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

蕩^④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⑤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貴其明；地^(見)貴其光。^⑥君子貴其全^⑦也。

○^④誦數；猶誦說也。○^⑤曾自爲其人，身體而力行之也。○^⑥四^一是字，謂正道也。○^⑦致極也。四之字並猶「於」字。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⑧蕩動也。○^⑨應物也。○^⑩光讀爲「廣」，古通用。○^⑪全^一卽上所云「全之盡之」也。

非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相人擅相術之人也。下言「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人矣。而荀子以爲無有者，世俗所稱，

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爲無有耳。○姑布姓子卿名，東周時相趙襄子者。據韓詩外傳，則其人曾相

孔子也。○戰國時相李免，蔡澤者。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術道術也。言論心不如審其躬自踐履者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轅之下，面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蓋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模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矚馬。○仲尼之狀，面如蒙樵。周公之狀，身如斷蓄。○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閼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子弓，孔子弟子仲弓也。○焉，古多以爲發聲之詞。荀子或用「焉」，或用「安」，或用「案」，一字異語同。○言如是狹長之面，鼻目耳皆具也。○期思楚邑。○突，言髮短可以首凌突人也。長左，左脚長也。軒，曲轎而有轔轔之車也。○古岳反。○一，兩旁有可憑倚之車也。言孫叔敖貌醜若是，周旋乎軒轅之間，不勞甲兵，而能以楚霸也。○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子。高其周旋乎軒轅之間，不勞甲兵，而能以楚霸也。

字也。葉音葉（戶廿）。

②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作亂事見左氏傳襄公十六年。③子西楚

平王長庶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也。二人皆爲白公所殺。④專職爲「士」，端皮也。擇同

「棄」約也。將且也。志有志於上所稱之棄賢也。古士不以相論，故不指棄長短大小輕重，亦且有志

於彼數棄賢也。⑤徐國名，僭稱王，古傳其有筋而無骨，故曰偃王。周穆王使造孫之可僵可之制也。

言偃王不能起觀細物，直望僅可見焉也。⑥俱音歛（ㄎ一），假面也。盡俱戴假面也。

⑦蓄同「眉」

已枯而僵立之木也。斷蓄，言其狀如斬折之枯木也。⑧言如削皮之瓜青綠色也。

⑨因天文王臣

也。面無見膚，言多鬚髮蔽其膚也。⑩餅植立於魚背，特隆起，此以狀傳統之背懷也。⑪廉同「眉」

也。面無見膚，言多鬚髮蔽其膚也。⑫言禹患偏枯之病，不良於行，舉步如蹠也。⑬言禹半身不遂也。⑭參同「三」，牟子卽眸子也。

⑮從者猶言學者也。⑯差比也。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難皮擬於女

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越；本作「城」輕也。◎稽考也。言後世言惡必稽考篤，糾以爲證也。○接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疑當作「世俗之亂民」。◎僵火玄反「丁」弓，輕薄巧慧也。○姚美好貌冶妖嬈也。◎士男子未娶之稱也。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曠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背則譏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

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鄉讀爲「向」。若順也。俗音俗（𠂇），背之也。莫干反（「莫」）欺毀也。言向既不順，背又譖之也。

○曲直猶能否也。有同「又」。言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也。○明尊也；古者多謂尊爲「明」。言不能推重仁人，尊崇知士也。

○時小雅角弓之篇。◎灋符媯反（「一幺」）瀟灑，貌宴然。嘒之省文。（哀、燕古通用）媯也。率語詞也。言雨雪至盛，經媯而消也。

○屢同「塗」。言小人莫肯

降下引退，如雪之經媯而消，被方居其位而屢以曆人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牲牲形（笑）相，亦二足而無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

不有辨。

○已語助也。何已也。猶言何也。 ○解側史反(P)辯也。

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滅，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櫛。○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文禮文也。族聚也。奏也。節族，即「節奏」，此指禮言之也。 ○法，即禮；法數，即禮教也。極，疲極也。 横弛也。 ○粲然，明白之貌。 ○後王，近世之王也。 ○所貴君子，善其人所宗仰，一代興創制顯庸之人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於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上乎。

○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也。○傳，傳聞也。

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度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平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類法也。言觸類而長也。○言以言說度其功業也。○盡，言理之窮極也。○言能度類必無乖悖也。○鄉讀爲「向」。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愈○略；近則〔論〕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小而不知

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會讀爲「意」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善，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吾子之於〔言〕善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黨晚也；當時楚之方言也。言出言可以曉悟學者也。○好善不樂言，好之而不樂言其善也。誠士至誠好善之士也。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物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首告人以言，使聽之也。

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

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言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也。○坤同「瘞」音辨（ㄉ）下也。瘞讀爲「瘞」，凡瘞也。○易坤卦六爻辭。○括養言結橐口而不出也。誠閉如是，故無咎亦無譽也。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舉則病儻。○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舉而不儻，與時遷徒，與世偃仰，緩急贏絀。○府然若〔渠〕梁，偃蘖括之於己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

○說昔稅（戶乂）。○未可直至言無遠暨也。○言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儻鄙也。○言善說者當其際也。○贏讀爲「贏」，絀讀爲「絀」，猶言伸屈也。○府局一俯，就物之貌。梁屋（屋通「偃」，偃即「堰」字）均阻水之限也。梁括，正木邪曲之器也。言梁屋所以制水，梁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言委曲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以是折傷其身。

也。

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權。○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權，故能寬容（因求）兼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權當爲「權」，權，繩權也。正弓弩之器也。言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如繩權之正弓弩也。○權，音疲（文），言不質無行者也。○詩大雅常武之篇。○徐方，徐州之地也。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蘂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芬蕪和也。言對於談說，宜欣懽和藹以接之也。○說曉為「悅」。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諱教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呐，同「訥」。○道，同「導」。正令，即政令也。○小辯，言辯說小事也。見端，見端首也。○本分，言本其一定之分也。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

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嗜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言成文理而不失其類也。○居讀爲「舉」，古通言舉動錯置及遷徙也。○言斯須發言，已可聽也。○黨類也。言文飾而能致其實，廣博而能類乎正也。○之猶「則」也。喻通「詹」，小辯也。唯，唯諾也。言口舌則調均，或辯或唯則皆中節也。○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卽偃蹇也。言姦人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變，言教而化之也。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澆亂天下，畜字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言假如今之世也。○商同「誠」字，讀爲「訂」，詭譎也。畜字猶言蓄詭也。鬼瑣猶言委瑣也。鬼委聲近，故相通借。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鶻、魏牟○也。

○言不足以合於禮文，通於治道也。○它鶻不詳何代人。魏牟之公子，約與莊子同時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鑑○也。

○綦，極也。谿，有「深」義。利，同「離」。跂，舉踵也。言極深至刻，離世獨立也。○言苟求別異於人以

爲高行也。○大分禮也。○陳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孟子嘗讓之。史鰲衛大夫。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钘○也。

○上問「尚○」，大以此爲大也。優同「漫」，諱之也。○容辨異言於其間有所分別也。縣君臣言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也。○墨翟，魯人，其生後於孔子五六十年。宋钘，宋人，與孟子同時，好口舌反「巧」。

尚法而無法，〔下脩〕不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繩○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言明言尚法而已，實無法，不循舊則而好事創作也。○取繩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也。○繩同「矩」，反繩猶反復也。○偶然，疎遠貌。○慎到，趙人，時代先於申韓。本廣老之精明，不尚

賢不使能之道。田駢齊人，其學本黃老，大譯名法。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言不以禮義爲是也。○竊讀爲「奇」。○言甚察而不急於用也。

○惠施宋相，與莊子同時。

鄧析，鄭大夫，好刑名，據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嘵嘵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弓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五行即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僻遠邪僻也，類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子思，孔子之孫，名

假孟軻鄉人字子輿。○溝答愚闇也。○喟然嘆嘆之貌。○厚重也。言俗儒以爲仲尼子弓之道，因子思、孟子而見重於後世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道，教之以至順奧窓之閒，○簾席之上，〔斂〕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

○革會合也。○室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窓」，言不出於堂室也。窓，一弔反（一名）。

○佛讀爲「勃」，佛然興起貌。○言當世不知其賢，僅使居大夫之位，則旋卽舍去，故無一君一國能畜之容之也。○成與「盛」通，成名卽盛名也，況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

爲榮幸，若受其賜然也。○財成也。
○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
○言遷其道而從化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
二三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
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酒，
然雖辯，小人也。

○流爲「沈」之借字。沈濁溺而不返，狀言之無法度也。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
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

○律法也。
○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

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急而察，治

之大殃也。行僻○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乏，○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墮，○是天下之所棄也。

○言知巧而險惡也。○言賊害於物而機變若鬼神也。○爲通「僞」。○此「辯」字非辨說，蓋與智慧同義也。○辟讀爲「僻」。○言其文飾非禮而美好也。○玩同「翫」。言翫姦而使有潤澤也。○大讀爲「汰」。言淫汰而財用匱乏也。○言好姦而黨與衆多也。○利足捷足也。言捷足而迷，失途愈遠也。○言沒本愈深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尚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

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訛[◎]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⑤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④曾是莫聽，^⑤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遇鄉[△]在鄉黨之中也。○苞[△]同「包」。○訛[△]同「妖」。○詩大雅蕩之篇。取此以喻姦人之歸結也。○時[△]是也。言非上帝之不是也。^④典刑[△]常事故法也。^⑤言此而曾莫能聽用也。

古之所謂「士」仕士[○]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樂^{〔富〕}可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士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

○仕士[△]出仕之士也。[○]可貴[△]蓋指道言樂其道也。[○]分施[△]均得而不偏也。[○]言務使事有條理也。^②言觸犯罪過也。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一定

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張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毀譽者也。^㊂

○處士不仕者也。○能靜言安時處順也。○言有定守，不流移也。○云能云知自言其能，自言其知也。○言以不合俗人自爲其俗也。○言離俗放縱，以毀譽世人自高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可貴謂道德也。○可用謂才能也。○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恭人，恭敬之人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赫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侈然，輔然，端然，告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進讀爲「峻」，音近通用，高也。○逢，大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祺吉祥也，音安泰不憂懼之貌。舜當爲「肆」，言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寬大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坦夷之貌。○儻然自卑謙之貌，慄倚反（一）爲「妙」之假字，侈然好貌，幅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同「莘」，訾然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綴綴然不乖離之貌，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

吾語汝學者之鬼容：○其冠「繞」俛，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瞶瞶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暝暝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盡盡然，盱盱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僕僕然，離離然，○偷懦而罔無廉恥而忍謾誣：○是學者之鬼也。

○言學者爲鬼行之形狀也。○禁讀爲「絰」，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

貌。○壤壤然滿足之貌。狹同「遂」，遠也。言疏散之貌。莫大也。言片大之貌。顯音規（《又》）顯。自得之貌。瞿瞿然左右顧望之貌。藐藐然極視盡物之貌。盱許子反（丁），盱盱然張目直視之貌。○瞞瞞然閉目之貌。瞑瞑然視不審之貌。○疾疾然憎疾之貌。晝晝然毀譽之貌。○慥慥唯唯而不耐煩苦，憊憊疎脫之貌也。○懦通「懦」。○誤胡適切（十一）爲「誤」之重文。拘通「姤」。誤，謬也。

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曠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弟佗殆爲低俛不整之義。○神禪當爲「冲澹」，言其言淡薄也。○曠口有所衝也，言穢默也。○三言「賤儒」，蓋謂若其人者，雖列子張、子夏、子游之門，而未免爲可賤也。

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言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也。○言以本原爲宗也。

儒效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面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儼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撫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舉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

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效功也。驗也。○屏必郢反（ㄎ一ㄥ）退也。及繼也。○屬聚也。言以維繫天下也。○倍反也。
○歸位也。○偃然猶安然也。○虛讀爲「墟」。○拂迹追步也。○言以周之天下歸諸成王也。
○言不可以幼少之年當此位也。○言不可出之以攝代也。○鄉讀爲「向」。○擅同「禪」
言周公非禪讓與成王也。○節然猶適然也。言其權變次序均適然也。○校枝子也。周公爲武王
之弟，故曰「枝」。○言周公殺其兄管叔也。○厭然安然也。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苟孫音近，故通用也。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慙，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

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貴道誠存也。

○言謙乎臣子之分而尊崇其上者也。○教位也。言位在本朝而合宜也。○嗚呼，呼召也。言儒者窮困之時，呼召而莫之肯應也。○財成也。○言爲人君也。○闕，巷也。漏通「陋」。○貴道至大之道也。言大道固存乎其身也。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愼瀆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必董〕脩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固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

○豫，猶誑也。言市之鬻牛馬者不敢以誑行賈也。○言脩正其在己者以臨之，故能如此也。○問不當作「罔罟」。扶尤反。○義，免綱也。言闕黨子弟從事畋獵，所獲輒相通，有父母者則取其多也。

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

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平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官職務之所也。○形見也。○此若猶「此」也，古人有是複語耳。此若義，即「此義」也。○謹喧也。○白頭也。言儒術可貴之名表顯於天下也。○竭蹶勞苦不休也。言遠者不辭勞苦趨之，如恐不及也。○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仁通「人」，比順也，從也。言先王之道，爲人所體重，以其從中道而行也。○「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二「道」字均訓行。言道者，人之所以行也。然而人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止矣。○相高下，視燒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僱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卽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諭〕諸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雖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

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

○言止於禮義也。

○五穀黍稷豆麥麻也。序言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

○便備用猶言便械用也。

○鈞體也。「然不之情」之「不」即「否」字。

○薦藉也。擇抑也。薦擇言相陵駁也。作斬也。

○論

古通「決」。言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

○貞容也。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

○中言禮義之

中也。

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日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僕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懶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④此之謂也。

○充實也。施讀爲「移」。言以實爲虛，以虛爲實也。○堅白指公孫龍之說也。其說曰：「堅白石，三

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言目視則見白而不知堅，謂之白石，手觸則知堅而不知白，

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同異指莊子之說也。其說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大同。物又各有種類所同，故謂小同。此略舉

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總謂之物，故謂畢同。分而審之，各具特殊性狀，故謂畢異。此具舉

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一說：堅白蓋公孫龍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之說；同異則謂使異者同、同

者異也。分隔猶言剖析也。○僵力主反（ㄉㄤ），疾也。言聖人亦不能疾速指陳也。○辟同「晝」。

辟稱言其所取譬稱引也。○言爲之至於身老子長，卽終身以之之意也。○時小雅何人斯之篇。

○蜮；古謂之短狐，相傳能含沙射人爲災。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汝乃

人也，覲然有面目與人相覲，無窮極之時。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

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教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圓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貢○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僥○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言彼爲儒學而能行之者，則是士也。○敦慕，皆勉也。言行而加勉也。○言通於學也。○鄉，讀爲「向」。○效考也。○國，假沿反（ム）弓，國也。圓回猶圓轉也。○而通「如」。○胥疏也。

勝無也。言空無所有之人也。
○舉皆也。
○屑今作「屑」。屑然瑣細之貌。溢即「溢」。
○黃土得反(玄之)乞也。
○僕疾也。
○杆杆即「干干」。廣足之貌。狀學之富也。

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魯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遼〔道〕遼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遼〔道〕遼。如此，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罰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

○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也。
○遁通卽「遠巡」，卻退也。言卻退則自委積承上「讓之則至」而言也。
○此承上「爭之則失」而言也。
○詩小雅鵲鳴之篇。取以喻身隱而名著也。
○皋澤也。
九爲數之極，借以言極遠也。
○譽通「與」。黨與也。愈讀爲「愈」。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
○詩小雅角弓之篇。取以喻不賣己而怨人也。
○方言各據一面也。
○言終於亡而已

矣。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誠賢，是猶偃〔伸〕僂而好升高也。指其項○者愈衆，故明主謗○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粹爲「碎」之借字。○言指其項而笑之也。○漢古通「決」。○辯亦治也。○詩小雅采薇之篇。○平平治辯之貌。左右國之臣也。言左右均能循從也。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論○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

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蓮四枝；^④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⑤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摶^⑥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養生厚奉其生也。○言此乃常人之品習也。○法正也。至爲「志」之借字。^⑦橋讀爲「矯」。言好脩正其所聞，以矯正、調飾其情性也。^⑧論決也。^⑨所隆所尊奉者也。言能推崇其人之道而大之也。^⑩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運四肢，至自然也。^⑪言邀時立功之巧，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⑫摶凝聚也。

井井兮，其有理也；^⑬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介介兮，其有終始也；^⑭猷猷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⑮昭昭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⑯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⑰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⑲治之謂神。呂謂周曰：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

謂聖人。

○井井良易之貌。理條理也。○嚴嚴有威重之貌。○介介堅固之貌。○欣欣猶安安也。欣於鹽
反^一。○樂樂勃勃落落石貌。殆通「息」。以其軌道不怠，故以石狀之。○焜同「熙」。焜焜明
見之貌。○脩脩爲「條條」之假借。古相傳行貌。統類綱紀也。○緩緩安泰之貌。○熙熙和樂
之貌。○隱隱憂戚之貌。○挾讀爲「夾」。周治也。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管樞要也。○微隱微之旨也。○逐流蕩也。○光猶廣也；古通用。○鄉讀爲「向」。臧善也。

辟也。悟反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墜。^④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⑤飛廉惡來^⑥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⑦〔厭〕日厭於牧之野。^⑧鼓之而卒易鄉。^⑨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賈

難之賞。④反而定三革，偃五兵，⑤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謡廢矣。⑥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閔⑦不閉，跨天下而無虜。⑧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成矣哉？」

○辰戶牖之間也。○兵忌言兵家所忌之日也。○太歲星名，約十二歲而一周天。古術數家以太歲所在爲凶方也。○汜音凡（「汎」水名，懷地名，汎水汎淮也。）亦河濱也。言汜與汎，懷與壤音皆相近，均觸忌諱，故致此也。○共山名，陝讀爲「壓」。共音恭（《文選》）。○霍叔，武王弟也。○比干，紂賢臣也。箕子，紂父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也。○還齊也。猶言並驅而進也。○咸衡色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厭讀爲「壓」。牧射都之南郊也。言昧旦兵臨牧野也。○易鄉，言反身而奔逃也。○乘乘其奔逃之勢也。○言無所擒殺也。○言周人無立功受賞者也。○定息也。三革，兕、牛也，皆所以爲甲也。偃，仆也。五兵矛戟、鉞、鉤、弓矢也。○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關雎，殷樂名。○闔門舜也。○跨越也。新同「圻」，疆界也。言跨越天下，無復疆域之限也。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及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

○造父，周穆王之御者也。○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奪其位者也。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答極畢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

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傾危也。○徵驗也。○類統類也。○曲當曲得其宜也。○稽考也言可稽考者也。○首名不朽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達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教詩書；其衣冠行爲○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俛然○若終身之虧，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教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輕，外不自以欺，○是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

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④倚⑤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礙；⑥意；⑦張法而度之，則曉然；⑧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逢[△]大也。[△]淺帶薄帶也。○解果讀爲「蟹螺」，古語也。亦作「累解」，語有倒順也。其義猶言平正也。○偶今「爲」字。○委積言偏蓄也。積子賜反（下）揚揚得意之貌。○長子猶鉅子也。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辟讀爲「譬」，便辟無行而得勢之人也。○舉讀爲相與之「與」，古通。○僕字書所無，蓋「僕」字之誤。僕安也。言安然也。○濟讀爲「濟」，言明不足以濟法教不及、聞見未至之所以然者，則以其知不能比類而通之也。○自用也。言內不用以經己外不用以欺人也。○仁義之類言善類也。善類在鳥獸之中，猶能識別，在人不待言矣。○倚奇也。○儼讀爲「疑」，恐同「澑」，言奇物怪變卒然而起，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也。○曉然同貌。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

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存僅存也。[○]久而後三年，猶言至久期以三年也。[○]錯讀爲「措」，伯讀爲「白」，言名顯於天下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教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言苟不踰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蹠也。[○]當言偶有所當也。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

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積，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⑤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⑥，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⑦；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⑧謂之極。涂之人百姓，^⑨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⑩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能繼事，^⑪而都國之民安其習服，^⑫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⑬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⑭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微^⑮其所惡。詩^⑯曰：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①此之謂也。

○察聽察之性也。蓋養物之理也。論決也。○積習也。○言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也。○此言所以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注歸猶措置也。○并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也。○言習

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其本質也。○六指上下四方也。○人百姓猶言衆百姓也。

○反讀爲「叛」。○禮事承其世業也。○言安習其土風之衣服也。○夏中夏也。○願願也。

言順其積習，以致此也。○微同「邀」招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舊說爲周厲王之時，此處取喻不知爲學陸續之小人也。○迪通也。願願念也。復重復也。言於善人，不求而進之，於忍心不仁之人，反願念而重復之，此天下之民所以肆行貪亂，安心爲荼毒也。

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真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真人之以己爲脩也。〔其〕甚愚陋溝瞽，○而真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

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等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論讀爲「倫」類也。言人之等類也。○汙漫汙也。○講者愚闊也。○衆人常人也。○忍矯其性也。○言知而不自以爲知，猶好問也。○檢式法也。言人主以禮爲測人短長之法式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政治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壇，堂基也。宇，屋邊也。壇宇，猶界域也。防表，櫻垣也。一，隆，專重也。○求人以是來求也。不下，猶言不

出也。安存百姓之安存也。○言以脩其意志來求者，則語之不出於爲士也。不二猶言不離也。
○萬浩溝難信也。○不雅不正也。○言雖高下大小而墻宇防表不出此矣。○墻宇宮庭猶言範圍之內也。言君子雖弱志意險貌不出範圍之內也。

富國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下以制上，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

○爲讀爲「子」二字古同聲，故通用。數道之自然也。言萬物同生宇內，形體互異，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道固然也。○倫類也。生讀爲「性」。言人類羣居，同有所求，同有所欲，唯其道，其知異耳。此人之性也。○可心以爲可也。古人各有所可，知愚所同也。○言所可不同，知愚於是判矣。○勢

同言無尊卑之等也。○[◎]奮起而爭競也。說讀爲「悅」。言民心奮起爭競，不可悅服也。○[◎]縣縣隔也。言無有有功名、無功名之別，上下不分，是羣衆等齊，不相縣隔也。○[◎]言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同物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首一人之養，必取給於百姓所成也。○[◎]能能者也。○[◎]離居不相待言分處而不通功易事也。

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

○[◎]言舉爲事業，務貪功利，職業無分之微也。○[◎]樹立也。言人皆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娉即今「聘」字，問名也。內讀爲「納」，納管也。送致女也。通親迎也。皆婚儀也。○[◎]失合，喪其配偶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財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時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讐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咸古「藏」字。○彼通「夫」。○肥以易言肥而易於耕墾也。○此甚言其多也。○瘠以穢言瘠而荒穢難治也。○不半不得充量之半也。○糾收也。請讀為「播」。昔播（半一升）取也。○若順也。乃故也。言弘覆如天，又順於據，是所以寬裕汝身也。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株襪衣，○冕諸侯

玄櫛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株古「朱」字，禕同「袞」，黃龍之衣也。○禕，禕衣也。禕之言卑也，卑者衣之以事尊。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也。○揜同也。弁，掩，掩均訓同，而揜並與之通。言以時廢其餘，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平均之也。省減也。言使農夫衆也。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

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

○此「之」字及下「安之」「貴之」兩「之」字皆指人君。美之言美，人君之宮室、衣服、飲食也。

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國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一天下，治萬變，〔材〕財萬物，養萬民，兼〔制〕利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

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渝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輶，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言分別貴賤而等差之也。○玉謂之雕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言非以此爲觀美也。○餘言過度也。○言外乎此之雕飾，非所求也。○詩大雅棫樛之篇。○相質也。亹亹勉勵之貌，無匪反（方）。○言文既雕琢，質又美如金玉，以此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重直用反（止乂）多也。○德音有令聞之謂也。○出死言出身致死也。斬亡猶言決死也。○隱讓也。○帝天帝也。○愴古「愴」字，偷薄懈怠也。○是言可其意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取以喻民衆之向往也。○集猶成也。蓋云皆諧詞言轉餌之役，有負任者，有挽輶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事既告成，則皆曰可以歸矣。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

聚，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孰，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言待君之德化而後有功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掩翠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散。○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弱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而猶「則」也。○刀布錢也。○難其事，昔使貨不得通流也。○言不喻如是而已。○有同「又」，掎自後引之也。掣在前提之也。掎，執也。牽制也。伺候其罪也。詐，僞其辭也。言過入人罪也。○虧損也。敗也。○弱，同「懈」。○言遠其忠節也。○詩大雅抑之篇。○難答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撩地表畝，○刺少○殖穀，多冀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據理也。表言表其經界也。○刺絕也。少古「草」字。○猶言以時使民也。○言進其事業，長其功利也。○率同「帥」。將率，即州長黨正之屬也。古之爲將率者，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此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也。○孰今「熟」字。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草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刺車，○鼈、鼈、魚、鱉、鰐、鱠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兔、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

閒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繩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

○昭昭，讀爲「招招」，一尺招反（才么）憂貌。○蓋當時以盈爲量也。○獲，讀爲「穢」。一本一株也。鼓量也。○葷，讀爲「蕙」，蕙草也。以澤量言，滿澤也。○剝同「專」，一言一獸滿一車也。○別生育時與母體分別也。言諸物以時產生，一母所產皆成羣也。

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盛然衣蟲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

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散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嘗[○]蔽飲水，愚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言墨子之意，非欲墮壞天下，而其說流失，未免免此也。[○]瘠奉養薄也。[○]能不能就一人之短長言之也。官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散讀爲「然」，言天下如被炙灼也。[○]嘗同「啜」。[○]此爲倒裝句，若使順列，當在「若燒若焦」之下也。

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銅、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

渾○如泉源，滂○如河海，厯厯○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滅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銅同「彤」。○漸進也。○是于猶言於是也。○潭潭水流貌。○滂讀爲「滂」。滂滂水多貌。○厯厯卒起之貌。

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瑩瑩，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闢○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憮莫懲嗟。」○此之謂也。

○言易使而有功也。○詩周頤執競之篇。○喤喤瑩瑩皆狀聲相和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非闢即指墨子所主張之「非攻」也。○頓困頓也。萃同「頓」。○時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憮曾也。憮止也。

垂事○養民，拊循之，咷惄之，○冬日則爲之餧粥，夏日則與之瓜瓠，○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儻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與渴，○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渝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垂事猶言施事業也。○拊同「撫」，循同「據」，樹韻反〔戶乂〕言撫摩矜憐之也。咷於佳反〔芳〕，嘷烏侯反〔又〕二字本小兒語聲言慈愛之也。○餧粥，以米和羹也。麌丘眾反〔𠂇〕，麥粥也。○姦治不正之治也。○情古通「憎」，言憎然趨時役民也。○非詳也，非譽猶毀譽也。恬安也，言

安然於失民心也。○言此又苟且不當之事也。○言旋即失敗也。○垂事養譽言「垂事養民」以要譽也。遂功而忘民，卽上所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與於六反「」熟也。喝於歎反「」傷暑也。○當通「福」。言上下俱受其福也。

○辨讀爲「平」二字古通。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矣；○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矣。○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懸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累解卽爲醫效篇之「解果」，亦卽「蟹螺」爲高平之地；此處殆言平正也。速乎急疾，言人民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說讀爲「悅」。言若能忠信均平，則人民悅乎慶賞矣。○威乎刑罰，言人民感刑罰之威嚴也。○景讀爲「影」，嚮讀爲「響」。○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以效上之急，和調而疾速也。

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勸

〔屬〕屬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險。○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勤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少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

○邪不勝，猶言不勝邪也。○類法也。言誅賞而不當於法也。○俗險言欲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

○次之言使之就列也。○申亦重也。再令曰申。○言使得以時治事也。○演爲「洮」之借字。洮水涌光也。此以狀德澤之盛也。○道讀爲「導」。言導民之善者易，導民之邪者固也。○首其隄防標表明白易識也。○辟讀爲「譬」。少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

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首不利民而取民之利也。◎利而不利言利之而不自以爲利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其候微支，緣其竟關之政盡；[○]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誠；是閭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順孰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輶侵楷；[○]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誠；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汗

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懼，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易同「揚」。○候斥候也。徼巡邏也。支綸言支分綸綿，極繁密也。竟同「境」。盡察言極其奇細也。

○靡敗也。言都邑敗壞也。芒昧也。或讀爲「荒」。言不習熟也。輒讀爲「駁」。柔也。此處蓋意情之義。慢同「慢」。慢不堅固也。於貨財取與計數則如彼，於禮義節奏則如此，言好利而輕禮也。

○陵嚴密也。○躁讀爲「剝」。古通狡猾也。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築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演然使〔天〕夫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

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漸進也。○率同「帥」。○士大夫衆工商衆則生產者寡，故貧也。○言不爲限量。物多耗費，故貧也。○墳築牆四周以藏穀也。充四教反（一）畜也。掘地以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時和言得天時之和。年歲豐也。得叙耕稼得其次序也。○等賦以差等制賦也。○交無所藏之謂上下俱無所藏其餘，亦以言多之極也。○言此乃治理民生之極軌也。

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貧，是愚主之極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

○持載也。○此言有道則國雖小亦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棄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

○索辭同也。言攻伐之因，不出名、利、忿、三端也。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糲穀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衆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蠻。○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將脩大小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爲忿「之」者不攻也。○用爲也。○抗極也。言極隆崇高大之事也。○期讀爲「基」，極也。文理，言條理。反（ム）「」條也。糲穀，粗麻爲之，蟲穀之服也。誠是誠行此數者也。○備用，蓄備用也。○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言守備之嚴，軍力之厚，如是，人欲遠來苦攻，則不能取勝也。○聚屯聚也。

固保其險固也。視可見而進，觀變而動也。午讀爲「迂」，遠也。輕，怠也。此成非用本義，殆「豐」之假借字。豐，滿也。滿之爲物至肥，故以手撥之至易也。○言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補救其所傷敗也。○慎，謹也。持慎之言，謹持此義也。○珪璧所用以聘好也。○說音稅（戶又），言所使行人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接○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三「否」字，俱首不攻也。○族，二十八宿名，言春比於星也。○接，諧同也。○詩曹風尸廟之篇。

持國之難，易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卑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

獸。○事之彌煩順，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軍國舉，然後已。雖左窺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詭要橈鬪。君若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累炎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單通「殲」，叢也。言貨盡則交解也。○言約定而不日卽畔之也。○此言零星割地以行賂，但既得恩再貪欲無厭也。○國舉言盡舉其國以與人也。○辟讀爲「晝」，一作「櫻」，繁於頭也。○蓬蒙或作「鴻蒙」，或作「風虻」，皆所以狀微視之副詞也。詭同「屈」，要卽「腰」，橈曲也。鬪膝後曲節處也。謂要機觸狀倍伏良懼之甚也。由同「猶」。○人大國之人也。繁讀爲「敏」，巧繁。

便便也。言不能有舉人之道，但務便便拜請而長事之也。

◎道由也。

◎言名聲煊赫震人也。

④烏蒙之勇士也。焦僕，短小之人也。

天論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勤，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天行，天道也。○本，養桑也。○養備，生道備足也。動時，勤力以時也。○戶，卽今「逆」字。言不得其時也。

○薄，普博也。○厄，迫也。○言其所由之道使然也。

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大，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

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此言自然之化也。[○]如是^{△△}指上『不爲而成，不求而得』也。其人至人也。[○]能功也，力也。[○]言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也。[○]所以參人治也。[○]願求也。[○]所參，自然之化，所謂天也。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

○言不見和養之事，但見物之生成，是之謂神，若有主宰然也。[○]言莫能知其所以然也。

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減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

養，^④逆其天政，^⑤背其天情，^⑥以喪天功，^⑦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⑧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⑨其行曲治，其養曲適，^⑩其生不傷，^⑪夫是之謂知天。

○此言人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形體既具，意識隨生，爲好惡、喜怒、哀樂之府。此之謂所受於天之情也。^⑫能讀爲「態」古通。^⑬不相能，言不能互相爲用也。天官言官能皆天之所付也。^⑭天君言心者，天使爲形體之君也。^⑮財同「裁」，選取也。非其類外於吾之物也。養其類，取諸物類以養人也。天養言天使奉養之道如是也。^⑯順其類言能裁者也。逆其類言不能裁者也。天政言此猶如天之政令也。^⑰言昏亂其心也。^⑱言溺於外物也。^⑲言不能務本節用也。^⑳言不能養其類也。^㉑言好惡、喜怒、哀樂無節度也。^㉒言喪天之生成之功也。^㉓其所爲人事也。其所不爲天職也。^㉔言天地超職，萬物供役，並爲吾用也。^㉕言自修之政曲盡其治，養身之術曲盡其適也。

○言生活順遂，無所傷害也。

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不爲不與天爭驗之類也。不虛不求知天之類也。○志猶知也，已同「以」下並同。見象之可以期者，言如日月星辰運行有常期者也。○宜土宜也，息生息也。○見數，言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也。事言順時而理其事也。○言陰陽之和，可法之以爲治也。以上四者，皆所知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所以爲人事也。○官人守天，言志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有官守也。自爲守道，言君唯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麻，○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穫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

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瑞麻卽「厯象」。象謂瑞瓊玉衡，神其器，故言瑞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取以喻吉凶由人也。

○高山言岐山也，荒大也，康安也。言天生此岐山，太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太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燠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匈匈喧譁之辭也。○逸詩也。○言苟能守道，行投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

○節猶適也。言是其適然者也。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錯置也。○言皆有慕有不慕也。○縣懸隔也。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

○隊同「墜」。

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燕古「儻」字，或然之詞也。燕見猶言或見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楷○耕傷稼，〔耘〕楷，耨失〔穀〕歲，政險失民，田
蕡○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
理；夫是之謂人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
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
國。其說甚爾，其苦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亦
可畏也。

○檮，塵惡不精也。○藏於廢反（乂），荒蕪也。○本事農桑之事也。○錯，交錯而至也。○爾，
近也。言是三人厭者，較星墜木鳴之說爲淺近也。舊爲「吳」之借字。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雩求雨之禮也。○得求有所祈求而竟得之也。言爲此第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穢，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赫明也。○不睹乎外，言珠在澗，玉在璞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裁之？○從天而頑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勝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物畜而裁之，言以物畜天，而我裁調之也。○制天命，裁調天之所命，即因順自然也。○言任物之自然長養，不如聘其智能，化之使蕃茂也。○言思得萬物以爲己物，不如理物各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也。○願欲求也，物之所以生天也。物之所以成人事也。言求知天不如致力於人事也。
○錯置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百王無變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言雖質文興廢，時有不同，而要以禮爲條貫也。○言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言貫爲道之不易者，故其大體，雖變亂之世，未嘗亡也。○差，謬也。

言亂生於條貫之差謬，治極於條貫之精詳也。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崎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水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崎，讀爲「倚」，偏側也。匿，同「慝」，差謬也。○表，標準也。表深，言於水深處立之表也。○言禮極詳明，外內隱顯各有其標準之常法，民之陷溺之患斯去也。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崎。○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崎，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違王之路。』此之謂也。

○言愚者且不能盡一物也。○慎到本質，老之脩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論讀爲「屈」，信讀爲「伸」。今合老子之說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屈而不見信也。○墨子主上同，兼愛之說，等視羣衆，故曰見齊而不見畸也。○宋新主人之情爲欲寡，欲多爲過，故曰見少而不見多也。○因言羣衆須得爲之開導者，皆處後而不處先，則羣衆無進入之門戶矣。○言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言勢位均齊，則政令不行也。○言情欲多則可以勸誘羣衆，使化於善，若皆欲少，則無以化之也。○書洪範取以喻偏好則非王道也。

正論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

◎周密也。言人主之道，利乎隱密其情，不使下知也。

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者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願惑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惑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張，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④矣；上幽險，則下漸^⑤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強，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

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唱發號令者也。鑲表率也。○胥卽今「須」字。言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其上，是上下不相須也。○宣露也。辨同「辨」，亦治也。○玄同「眩」，惑也。○漸亦詐也。○書康誥。○言文王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在下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子之籍則然，親有天〔下〕子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

○當有言世相及也。籍位也。親有言身爲天子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言如謂天下之心歸桀、紂，則不然也。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然而舉國獨侈，安^{〔能〕}誅之。[○]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舉國之君，若誅獨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

以天下之合爲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爲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

○遂讀爲「墮」。言墮其業也。○不中，不中正也。○彊音皮（夕一），弱不任事也。縣繫也。○舉國，指如桀、紂者言也。獨侈言獨爲奢汰放縱也。安猶「則」也。○獨夫，言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夫然也。○言天下自去也。○效驗也，徵也。言由此論微之也。○言以天下之所共向往者爲君也。○墮，毀也。

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其行〔之〕爲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剝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今世俗之

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僵巫跋匡，^④「大」而自以爲有知也。

○首歷天下如權稱之歷擅知輕重也。○至^々爲「志」之惜字。○與黨與也。○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爲禮統也。○數猶道也。○疇通「備」，備匹也。○匡讀爲「尪」，廢疾之人也。

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奪國竊國言佔有其土地人民也。奪天下竊天下言強服天下之心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鷺，[○]惲嬰，[○]共艾舉，[○]菲

〔對〕斬屨，②殺赭衣而不純，③治古如是。

○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如墨、劓、剕、宮、髡及肢體者也。象刑異其章服以辱之也。

○墨刑一名『蹠』，
割面而涅之。此云『墨蹠』，蓋以墨畫代黥，不加刺涅也。

○檟即『草』字，音同櫛。借櫛即『櫛』也。二字上殆脫『斬』字。言使罪人服草櫛以當劓刑也。

○共為『宮』之借字。艾讀為『刈』，畢同『刈』，所以蔽前也。言應受宮刑者，則斬刈其髮以代之也。

○非為『剕』之借字。剕方孔反，又𠂔麻也。言以麻屨代剕刑也。

○殺罪也。純綠也。言以赭衣不綠代大辟也。

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今。○也。

○徵讀爲『德』，未言未來也。○亂今，今之亂世與『治古』相對也。

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

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_曰
商，誅_尉，斷其首，縣之赤旆。夫征罪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_○

_○言善惡之報也。 _○言古古今所同，雖過其創始者誰也。

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_曰：「刑罰世輕世重。」_○此之謂也。

_○書呂刑。 _○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_○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

_○言禁令不能遍施也。

是不然。湯、武者，至_○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毫，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

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

○至猶極也。○化順言服其化而歸順之也。

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制也。

○等差也。○方言云，「盤謂之「楂」，孟謂之「柯」。」一革不詳，或即鵠夷、蠶革製而類於盤、孟之器也。此言諸國人各以其土物貢獻也。○服事也。言服事王者也。儀，言制度也。○封內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言爲天子服治田也。○封外侯服也。禹貢「五百里侯服」，侯侯也。言

斥侯而服事王也。○侯侯折也。斬斬折也。皆侯服以外，中國之界以內之地也。賓服者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也。○舊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要服者要束以文教，使之從服也。○此言更遠之地也。荒者荒忽無常也。○祭日祭於祖考也。祀月祀於曾祖也。享時享於二祧也。貢歲貢於壇壝也。終王言世終廟廟王也。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

○廢今之「廢」字也。言規畫據廢，未必無失之說也。○言凍餒於溝壑之乞人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同「禪」。言世俗以爲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且謂堯舜之舉有好名之

意也。

是不然。天子者，孰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政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

○有讀爲「又」，誰與讓言無執位與敵者，則無與讓也。

曰：死而擅之。

○言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也。

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子。○者，則天下不離，廟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

唯其徒朝改制爲難。○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決德而定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僞同「爲」作爲也。言不能以義制利，以僞飾性者，則兼并之，令盡爲民氓也。

○後子嗣子也。

○厭然順服貌。鄉讀爲「向」。○昔猶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

○徒朝改制言

殊徵號異制度也。爲難言是爲難而不忍者也。言後世見有是改易，遂以爲禪讓也。

○一陳言有專

尊也。致極也。○言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求禪讓

之名哉？

曰老衰而擅。○

○言或者既以非死而禪之，因謂堯、舜蓋老衰而禪之也。

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孰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詭，〔而〕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

而備珍怪，期臭味。○曼而饋，○「代翠」伐臯，○而食，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居則殷張、容負依而〔坐〕立，○諸侯趨走乎堂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祀有事，○乘大路，超越席以養安，○側載翠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驕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夾道，○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與，○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衣被猶言衣著也，服五采，首飾五色也，明色紅碧之屬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讀爲「葵」，一極也。○曼讀爲「緩」，雜聲之和樂者也，言奏緩而進膳也。○皋通「鼙」，大鼓也。○雍樂章名，竈爲五更之一，此「五祀」即竈之代言也，言奏雍而徹饋於竈也。○執鹿，執薦陳之物，如蓬豆之屬是也。○西房，西廂也。○張同一帳，容所以自防隱，如今之屏風也，依亦作「扆」，戶牖之間也。

○出戶，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祝，有事言祓除不祥也。○出門，車駕出國門也，宗主祭祀之官祝，大

祝掌祈福祥之官也。有事言祭行神也。④大路，天子之車也。越席，結蒲爲席也。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也。⑤側，旁側也。載，置也。靡芷，香草也。言常置香草於左右以養鼻也。⑥衡，車前橫木也。錯，刻畫之使有錯綜之文也。⑦和，鶯，皆車上鶯也。和在軾前，鶯在衡。武象詔讓，皆樂名。驕，讀爲「趨」。言車行或緩或速，鈴聲皆中節奏，此所以養耳也。⑧轂，輶前也。納同「軶」。駒馬內轂繫軸前者也。⑨持輪，猶扶輪也。狹，奧，在車之左右也。先，屬導馬也。⑩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也。編後，排列於後也。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⑪庶士，軍士也。介，被甲也。⑫不讀爲「否」。⑬言天子安樂恬愜之極，故不老衰也。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⑭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⑮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⑯傳，傳說也。⑰至不至，言天子至重至秩至愜，諸侯不至重至秩至愜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⑲不化。

○朱堯之子；象舜之弟也。

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羿蠻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微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嗚嗇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嵬瑣，猶言委瑣，至不堪之人，與「夷」爲對待也。○撥弓，不正之弓也。○辟同「釐」。○作

者，言作世俗之說者也。學者言從而傳述之者也。非者，言非而謂之者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嘒子損反（下又）聚也。沓重複也。職主也。競力也。言下民之孽，非天所爲。嗚嗇沓沓多言以相

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號口之人也。○自「故作者不祥」至此三十六字疑是錯簡。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招○也。

○三領三件也。○言平葬無丘陵之謬，故葬於田而不妨田也。○招胡骨反（厂ㄨㄚ）穿也。言發冢也。

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不足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富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刺，○狗豕吐穀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樽，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覩以爲實，○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

羞大也。○

○言其意必有所爲也。

○優猶寬泰也。

○刺探取也。

○吐棄也。

○富厚之極，人獸皆不爭也。

○言自無須爲盜也。

○丹研，丹砂也。曾青，銅青也。言以丹青飾棺椁也。

○犀象犀角、象齒也。樹

之於墉中也。琅玕似珠茲華貌殆珠玉名實

言犀象樹墉中而以是諸物實其隙也。

○詭責也。言

求利之罪責猶非所措意，而犯分之羞慚實重大莫能任也。

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口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拍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偶而輕之，猶且必拍也。安得葬蘿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

○使在位使人也。

○此甚言其殘酷也。

○有讀爲「又」。抉人之口以死人口含金珠，故抉而取

之也。○雖此猶云此雖也。保同「裸」露身也。言雖裸葬亦且遭扣，不得久葬而不發也。

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

○淖陷言使陷於不孝不仁，如在泥淖也。偷取利言生者苟爲節省以自利也。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鬪矣。」

○子宋子宋餅也。

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

曰：「惡而不辱也。○」

○言雖惡之而不以爲辱也。

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署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缺瀆，○竊其豬彘，則拔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爲辱也，不惡則不鬪；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鬪。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口弊〔口〕舌，○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

○所求言宋子所企圖之不鬪也。○言凡鬪原於惡，不由於辱也。○鑑亦豈也；豈鑑爲複語。猶言豈知也。○讀古通「寶」，缺瀆可潛諭之穴也。○亡於言無與於也。○金讀爲「噉」，口急也。辨讀爲「敵」。○與讀爲「舉」，皆也。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

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是〕莫非以聖王爲師。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

○降正中正之標準也。○大隆大中正之標準也。○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言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也。

『是有兩端矣。○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汙慢，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晉侮捽搏，捶笞臘腳，斬斷枯磔，藉糜舌繩，○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

○言榮辱各有二也。○捽持頭也。臘脚削其膝骨也。枯磔車裂其體也。藉見凌辱也。臘見繫縛也。舌。

譯舊注未詳。或謂卽莊子所云「舌舉而不下」意即辭窮亦辱也。

『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爲堯，有執榮無害爲桀。義榮執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

○言上下告以榮辱爲治也。

『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詭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博〕博涂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顛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復傷其體也。』

○案猶則也。詭容爲己言屈容忍辱，以爲持躬之道也。慮謀也。○博涂博塗泥也。焦僥短人也。

○蹟爲「類」之本字。僕仆也。頃少頃也。○言異其說也。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欲寡也。

○言人之情當欲其寡少，而世之人以爲情欲其盛多，是過也。

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

○綦極也。下同。

曰：『人之情欲是○已。』

○是言上五綦也。

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

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典，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殺所介反（戶方）誠也。言以富厚賞之，以誠損罰之也。○祿受祿也。○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

禮論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屈竭也。言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以此長養也。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櫈、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盃通作「和」，謂味也。○苾，毗比反（乞），馨香也。○疏房，通明之房也。櫈，頽，義無詳。或言當讀爲「邃邃」，屋宇深邃，隙渺也。與並列之「疏房」等比觀，殊弗類也。越席，蒲席也。第，寶也。筵，鋪陳之席也。合言之，則牀第猶「牀榻」，几筵猶「几案」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墨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謨，○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旌，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韁、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稱言各當其宜也。○大路，天子之車也。○側，旁側也。載，置也。墨芷，香草也。○錯衡，刻畫之車前橫木也。○和鸞，皆樂名。○旛，音流（ㄌㄧㄢ），聯綴於旗之條也。信，爲

「神」之借字；古多借信爲「仲」，「仲」，「神」同聲，故又借信爲「神」。言養龍於旗，取其神變也。

②鞭兜：天子乘輿轎左右所畫二鞭兜也。特虎天子乘輿之前所畫獨虎也。組呼見反（十一引），馬駕之革也。駕轎以蛟魚皮爲之者也。末同「辟」，亡歟反（「一」）蓋乎車軾上者也。彌本字作「靡」，車轎上銅鉤也。彌龍於其上則爲龍形也。③信至教順言綱良之極，訓練有素也。④執基也。出死爲國舍身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也。言孰知唯能出死要節，則世治而後生可保也。⑤出費用貢賦問遺之屬也。言孰知唯能出費用，則國用足，羣情怡，而後財可養也。⑥養情言使情不至流蕩也。⑦言苟唯以生爲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是者必死也。⑧言苟唯以利爲見，不能出費用，若是者必遇害也。⑨說讀爲「悅」。⑩一之凡事皆取準於此也。兩禮義、情性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類補也。○偏亡言闕其一二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賤，治德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十」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言以太祖配天也。○言不就其廟也。○常宗，言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當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郊祭天也。○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闢不可盡斂，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言天子以下至諸侯得立社也。○道通也。大夫以下，成葬立社，曰置社，是也。○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有五乘之地者，言大夫有葬地者也。○持手而食者，言食力之人也。○積同「續」，功業也。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兩者合而爲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酳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末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牖，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大饗合祭先祖也，尚上也。玄酒也。太古無酒，以水行禮。後王重古，因尊其名曰玄酒。俎生魚以生魚爲俎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饗同「享」，四時享廟也。用酌獻也。言以玄酒爲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祭月祭也。齊讀爲「濟」，升也。飽言尸食之而致飽也。庶羞衆饌也。用言可用食也。○文言修飾也。理言合宜也。○文理一耳，貴本則溯追上古，禮至極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大讀爲「太」，太一言太古時也。陳盛也。○言所以象太古時，告貴本之義也。○利爵言佐食所獻之爵也。酳通「酳」，酢爵也。成事卒哭之祭也。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也。臭讀爲「侑」，酳食也。三臭言尸告

德，就佑之。如是者三也。言是三者皆禮之終也。
②未發齊言婚禮先設對席對黍稷對爵合巹，夫婦
齊陳之，而尚未迎婦入也。言是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也。
③未同「帶」亡狄反（「一」）蓋
乎車軾上者也。散麻喪禮小斂主人始絰而散垂之也。言是三者皆從質也。
④不反言無曲折也。倡
發歌句也。一人倡而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尚上也。拊脣樂器也。以革爲之，實之以棗朱絃，練朱絃也。
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疎通之，使聲遲也。言是數者亦皆從質也。

凡禮始乎〔悅〕說，成乎文，終乎〔悅校〕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
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
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
〔貳〕黃〔而〕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
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
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

○說，說略也。言禮始於說略，成於文飾，終於大隆也。
○代勝，不能俱盡，或情勝於文，或文勝於情也。

○復^々言得其情也。○責^々爲「忒」之借字。○言立陳誠之禮以爲極則也。○以猶「而」也。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舉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隙。○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

○隊^々同「墜」。○足^々禮言重禮也。方猶隅也。無方無廣，私而喪其隅也。有方能延廣而德有隅也。
○勿易不變也。言能思索，勿易於禮之範圍以內，方謂之能慮，能固也。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

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模，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言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隆豐厚也；殺所戒反（尸刃）減降也；要當也。言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文理言威儀也；情用言忠誠也。言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言如尊尚玄酒，本於質素；是情過於文，雖見減殺，而亦禮也。○郊廟爲「集」，會也。中流中道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則得其中道，皆不失禮也。○厲鶩，疾驚也。此包裹人生動止言之也。○壇宇宮廷猶言範圍也。○方皇讀爲「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爲「挾」，市也。○言聖人所以能厚、大、高、明，皆由於禮也。

○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度法度也。據言得其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食。○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娶妻〕娶妻○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諸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

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

○威奴也。古荆淮海岱之間方言罵奴曰威。較孺子也。亦古方言。○忠厚忠心篤厚也。敬文恭敬。有文飾也。野蠻野不知禮也。瘠薄也。不足於禮也。○衣言衣袞也。食言遺車所苞遺奠也。○養櫬棺之牆飾也。妻處侯反（力又）娶。所甲反（戶又）。○言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也。因屬合葬也。○通國通好之國也。○惰士士之適惰者。謂上士也。○墓道死人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往埋之。其妻子服飾如常也。○言送死而後各如其平始也。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紂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物。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

其猶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厭掩也。言不使相侵掩也。

○註讀爲「注」。注繢即屬繢，置新婦於疾革者牕下，以其動靜候息

絕也。閔疾甚也。昔當疾革之時，忠臣孝子雖知其危殆，而不事殯斂之具也。

○言雖垂涕恐懼，而猶

冀其得全也。○備具也。言物雖具備，而不敢遽也。

○月朝月初也。日葬日也。月夕月末也。宅葬所

也。或言「日宅」二字上下互誤，理不當先卜日後卜宅也。

○猶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等

死者，三月乃能備也。

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余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減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

○凡大凡也。○言人死屍體漸變形，每爲之加飾也。○言死者漸移而漸遠也。如飯於牖下，小斂

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是也。○言久則哀殺如平常也。○余同「遷」，厭載
狎也。○優生，言優養生者也。

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
蟲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
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蟲〔衰〕惡、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
也，不至於窕冶；○其立蟲〔衰〕惡也，不至於瘠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
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惲。○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言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達愛敬之文而止，不至於滅性；不肖者養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
○言相反也。○時更迭也，御進用也。○寃，讀爲「姚」。姚治妖美也。○瘠弃，瘠薄自弃也。
○隘惲也，惲猶戚也。

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斯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
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

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謔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梁、酒醴、〔餚鬻〕魚肉、斬霑、菽藿、〔酒〕水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飲食者也。卑綣、黼黻、文織、資蠶、衰絰、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櫟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茅、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非順孰脩爲，君子莫之能知也。

○說讀爲「悅」。豫，樂也。婉音同（ㄨㄣˋ）。饗，澤顏色潤澤也。萃，惡顏色顛頹也。○謔

同「戲」。戲詭也。諞，讀爲「嗜」。○芻，豢稻梁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斬霑、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芻，然反（ㄓㄢ）。「芻」，讀爲「芻」。○卑綣，疑當爲「卑綱」。卑，卽今「弁」字。文織，染赫織爲文章也。賚，同「齎」。卽齊衰也。蘆，蘆布也。葬，草衣也。繩，細而疎之布也。菅茅也。○茅，蓋屋草也。屨，令茅相連屬而已，至疎漏也。倚廬，苦倚木爲廬，至苟簡也。○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懼也。言此兩情

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
②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爲作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材朴猶言質素也。僞卽「爲」字，人爲之禮節教化皆是也。○詩周頌時邁之篇，取以喻聖人能井治之也。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事死如生，「如」事亡如存，終始一也。始卒，沐浴、整體、飯哈，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哈以槁骨，反生術矣。○說襄衣，襄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僂目，整面不冠笄矣。○書其名，置於其重，

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纓，○櫈、廡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用，○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徒道也。○略而不盡，額而不用，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韁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徒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歎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額象室屋也；棺、槨，其額象版蓋，〔斯象〕斬拂○也；無緒、絲、綢，〔縷〕喪，其額以象菲、帷、轡尉也。○抗折，其額以象漫、茨、番、闕也。○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音括《《乂》》束髮也。體言爪撫之屬也。飯啖，蕡米於戶之口也。生術，生道也。○溼溼也櫛，梳比之總稱也。非理髮也。式同「拭」。○讀士見反去一弓充耳之玉也。○讀骨貝也反生術，反於生之道也。○說讀爲「脫」婆衣，親身之衣也。緝同「眉」，緝也。紳大帶也。緝紳謂緝笏於帶也。帶之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假同「還」音旋，云繞也。言用練帛繞拖面目，但爲束髮，男不加冠，婦不加笄也。○書其名言書其名於旌也重以木爲之所以附神也。言見所書置於重，則名已無，但知其柢也。○薦器言陳鬼器也。蓋冠捲如兜鍪也。○音徒云二，鉗髮者也。○釋廡所以盛醯醢醕酒也。○言棺中不施牀席也不成物，言略具其形，不可用也。○前器竹革之器也忤言不協調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孟之屬，象徒道言象生時遷徙也。○讀古「貌」字言但有形貌也。趨奧猶驅輿也。藏於墓也。金革，轡首銅也。○所以引軸者也不入言不與與並藏也。○明器鬼器也○墳墓中也墳冢也。○版通「版」車耳反出，所以屏翳塵泥也。蓋車蓋也。斬通「粧」，荒胡反。○拂即「茀」教勿反。○音革前謂之韁，後謂之茀也。○無讀爲「撫」荒胡反。○音於禮於棺上者也。緝同「緝」，飾於

棺旁者也。絲繩未詳，殆亦棺飾也。非言編草爲轂也。轂音傳（「又」）轂也。尉讀爲「尉」。尉網也。帷帳如綵也。○抗加於墻上，所以禦土者也。折所以承抗者也。擾母官反（「馬」）杼也。蓋屋也。杼讀爲「瀟」。藩籬也。闕謂門戶壅閨風塵者也。○繫世言帝繫世本之屬也。○剝損滅也。附增益也。墨苟簡無禮也。惑亂過禮也。○殺生送死，如以人殉葬之類也。

三年之喪，何也？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節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

躋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囉嘯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烏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

○無適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也。[○]苴杖，謂以苴惡死竹爲之杖也。[○]復生，言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則，猶若也。[○]鉛同「沿」，循也。[○]爵同「雀」。[○]縱之言不爲之制喪禮也。[○]遂之言不以時除喪也。[○]安，語詞也。一皆也。舍，除也。

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循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

居和一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分半也。半於三年也。
○期音基（四一）週歲也。斷決也。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在字中者，曾萬物也。更始言機運重周也。案語詞也。
○言於父母加厚其恩，故使倍期也。
○言從大功以下也。
○使不及言，使其恩不若父母也。
○殺所介反（戶旁）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
○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食○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
○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
○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

○治辨治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詩大雅泂酌之篇。○食音寺(ム)。○食之言祿。慶壽之言制命也。○慈母庶母而撫成其子者也。○曲備之言兼飲食衣服也。○文言法度也。○情言忠厚也。○直但也。言喪宜有節，不能加於三年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牽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祭天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此句在此殊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之下。

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

○此殯字蓋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之時期，非直言殯也。○繇讀爲「遙」，言遠其葬期也。○須，遲也。言遲遠之期也。○言委曲容物，備物乃爲道也。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惲詭、喚饗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

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憚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勸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嫌，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⑤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沟、桓、筩、^{〔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⑥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⑦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教惡之文也。^⑧卜筮、祝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⑨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⑩母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⑪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⑫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⑬

○憚詭，變異感動之貌。咤，便氣不舒之貌。憚，各核反。《亡》，儀為代反。不能無時至，言有待。

而至也。○言歡欣、和合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不得同樂也。○凡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語詞也。屈然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嗟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惟空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

○文言祭祀節文也。○武、內、桓皆周顯篇名。箭色各反（戶乂乙）文王之樂也。象武王伐紂之樂也。悼覽其所喜樂之文，言於其所喜樂有感動，因爲之文飾也。

○言感動其所哀痛，因爲之文飾也。○古宋魯方言相惡謂之諱憎，音義與諱並同，則亦憎惡也。

言於其所憎惡有感動，因制師旅刑法爲之文飾也。○祝日，祝日之吉凶也。涂係「除」之借字。怖

除，言就廟中芟掃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如或饋之，言如或欲饋其祀然也。○言每物皆取而

授尸，辟晴之如神之親肅然也。○言不使利代舉爵，主人親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

也。○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言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狀形象

之也。言祭祀象狀無形之鬼神，以成文也。影然，狀乎無形之貌。

樂論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形見也。首心有所樂，則必發於詠歌嗟歎，表見於外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人道之自然也。○言性情心術之變化雖多，而聲音、動靜足以盡之也。○音樂則不能不以聲音、動靜見於外也。

○道讀爲「導」，不爲「導」。言不導之也。○文樂之篇章也。辨變也。認爲「息」之借字，猶辨也。言使樂章完盡其變化而不窮盡也。○曲直聲音之週曲及放直也。廉清也。肉肥溌也。猶言重濁也。廉肉，

言音之清濁也。

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一言律也。言審律以定調和之音也。

○物金石、絲竹之屬也。言比附諸物以飾音曲之節也。

○言聯合節奏以成聲音之文也。

○一道大道也。言樂足以統率大道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干盾也。戚斧也。二者武舞所執也。○翟衣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城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

合也。○紀綱紀也。

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鉄鍼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畢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言喜怒皆中節也。○清濁言音之清濁也。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

憲命，○審〔誅賞〕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參之事也。

○嬰參同「接」，一解也。○師長也。○言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商職爲「章」古通。○言不失其時而順之情之也。○太師樂官之長也。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勤以干。

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斯聽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要繫於頸也。軸同「肉」。○紳大帶也。端，玄端服也。章甫，殷冠也。○成，象言形之於歌舞也。

○善惡相象言善惡染其所表現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二者舞者之所執也。○清明言人聲也。廣大言鐘鼓也。周旋言舞者也。○鄉讀爲「向」。○言其說惑世，宜獲罪也。○聽從也。言

君子明樂，蓋知窮本極變樂之情，故從此也。④營通「營」，聲也。言毋爲墨子所惑也。

聲樂之象：①鼓大麗；②鐘統實；③磬廉制；④竽笙〔簫〕肅和；簞籥發猛；⑤埙鏡翁博；⑥瑟易良；⑦琴婦好；⑧歌清盡；⑨舞意天道兼。⑩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簞籥似星辰日月；鞶柷拊磬控揭；⑪似萬物。

○言聲樂諸器，皆有象徵之意也。○麗，偶也。言鼓之爲物大，音亦大；又用鼓自八至二，皆無奇數也。

○統，言鐘統衆樂，爲之君也。實，成實也。鐘爲秋分之音，萬物至秋而成也。○廉，稜也。言磬有兩棱也。

制，裁斷也。磬以明貴賤，親疏長幼之節，是有制也。○發，發揚也。猛，猛起也。○翁，博，猶譎譎也。言其

沈鬱而不揚也。○易，良，猶易直也。言其中和樂易也。○婦，好柔婉也。○盡，反復以盡之也。

○左傳有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然則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天道彙也。○鞶，徒刀反。〔玄〕，小鼓也。持其柄搖之，旁耳過目擊之。柷，六反。〔ㄓㄨˋ〕，方木器也；形似酒斗，所以止音爲節。拊磬，卽「拊腸」，樂器也。以革爲之，實之以糠。控揭，長柄木椎，所以擊柷而止樂也。

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謹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諱諱乎。○言舞非自爲觀，自爲聽也。○數者皆舞之容節，言莫不廉稜而有裁斷也。○要猶會也，合也。俯會言俯仰會合也。○諱直離反（止）語諱諱也。言舞章與衆音策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諱諱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人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

也。○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鄉飲酒之禮也。其禮今存於儀禮。○速，卽其家召之也。飲酒之禮，賓者爲賓，其次爲介，餘則衆賓也。○拜至拜其來至也。獻酬，言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也。辭讓之節繁，言禮節之數繁多也。

○首介酢主人而止，主人不酢，介禮節視賓爲省也。○言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也。○殺所介反（尸刃），言於賓於介於衆賓，其禮之繁省不同，則隆殺之義別也。○工樂工也。三終歌詩三篇，每一篇而一終也。言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也。○言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也。○言獻笙入也。○聞代也。言笙歌既竟，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兩有嘉魚，堂下笙嶽丘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堂上歌瑟及笙並作也。言堂上人歌闋雖則

笙吹鶴巢合之爲一終；堂上歌葛草，笙吹采蘋合之爲二終；堂上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爲三終也。

㊂言樂工告樂正以「正歌備」，樂正以告賓，乃降也。 ㊃解支義反（止）飲酒爵也。言使二人舉

爵於賓介也。 ㊄言至此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憇憇，立司正以監之也。 ㊅沃洗者，言以水沃

盥洗爵者也。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沃洗者也。 ㊆弟少也。言少長

皆與而無還來也。 ㊇說讀爲「脫」，脩爵無數言飲無算爵也。 ㊈不廢明言飲酒之禮，朝後乃行

之也。不廢夕言禮畢而治私家之事也。 ㊉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也。 ㊊終途猶充備也。 ㊋言安

於燕樂而不至亂也。

亂世之徵：其服組；①其容婦；②其俗淫；其志利；③其行雜；④其聲樂險；⑤其文章匿而采；⑥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⑦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①組文也。服組，言華侈也。 ②言血氣並皮襪於女子也。 ③言汲汲於貨財也。 ④雜，雜汙也。

④險，淫樂而不和平也。內驕，讀爲「驕」邪也。采文采也。昔其文章質邪謬而貌文采也。

⑤不苟不

忠厚，不敬文也。墨苟簡無禮也。

解 蔽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離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蔽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一曲一端之曲說也。大理大通之至理也。言蔽於曲說，斯昧於至理，蓋人之患也。○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也。○兩匹敵也。疑讀爲「擬」，有消息之意。言天下之道一而已，如有與之相敵、與之相消者，惑即從此起也。○求正，求正人也。自爲，自助也。○追及也。言亂君亂人嫉妒迷惑。

繩於道，故人因其所及而誣之也。○積者也。○倚偏倚也。異術道不同者也。言偏於其所私以觀道不同者也。○離走猶言背離也。○不輶自是不止也。○使用也。心不使言不用心於所見聞也。○得通「得」。

故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故猶胡也。設問何者爲蔽，下乃歷數以應之也。○言是十端皆滯於一隅，故皆爲蔽也。○言所好異則相爲蔽也。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鬲山；紂縣於赤施。○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

之福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④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⑤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⑥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曰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⑦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風有〔鳳〕風，樂帝之心。』^⑧此不蔽之福也。

○末嘗夏桀伐有施，有施所奉女也。斯觀或當爲斟觀。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國君當時爲桀佞臣也。關龍逢桀之忠臣，以直諫見殺。○妲己有蘇之女，爲紂之妃。飛廉，紂之佞臣。微子，啓，紂之庶兄，微其國，子其爵，啓其名也。○非同「譖」不用，不爲上用也。○九牧之地，九州牧伯之地也。虛讀爲「墟」，化爲丘城也。○高山亦作厌山，兩厌二字古相通也。○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主其心言不爲邪佞所惑也。慎治之言不亂其行也。○九有猶言九州，撫有其地，故謂之有也。○九牧亦言九州，畜養其民，故謂之牧也。○逸詩也。○春秋猶饋饋，言舞也。干櫛

也。帝言堯也。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⑤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

○唐鞅，宋康王臣。奚齊，晉獻公嬖姬子。○載，讀爲「載」。載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爲驩姬所譖，獻公殺之。○三人皆齊大夫。○持扶翼也。○言必勉彌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中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欲謂之道，盡嫌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

○孟嘗爲「萌」，賓客也。萌民也。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蓋當時有此稱也。[△]文諸子而言人多不可悉舉，故曰亂家，意謂持亂說之家也。[○]言墨子崇儉，欲使上下動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得古通「德」。言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而不知導欲持中之德也。[○]言慎子本質老歸名法，而不知尚賢也。[○]下知字即今「智」字。言申子之說，得權勢則以刑法取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也。[○]言惠子蔽於虛辭巧辨，而不知實理。

也。④言莊子主任自然而不知人之所當務也。⑤言由用而謂之道，則人盡於求利也。蓋謂此及以下數者，祇道之一隅而已。宋諸人自以爲道，所以爲蔽也。⑥舉同「慊」，快也。言從人所欲而謂之道，則人盡於快意也。⑦盡數言盡於術數也。⑧便，便宜也。言從權勢而去智，則人盡於逐便宜，無復修立也。⑨盡論言盡於辨說也。⑩盡因言盡於因任自然，無復治化也。⑪體，常於其常而深體之也。盡變，當其變而曲盡之也。⑫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⑬亂治也。言孔子學治天下之術，足以及先王也。⑭成積，道之全體也。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積。言孔子作春秋，成一家言，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由其不蔽於道之全體也。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

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

○言是十端者，聖人皆不漏焉，故能兼陳萬物，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可許可也。言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而轉以非道爲可也。○言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所不可之事，以自禁其所可者也。○不道人無道之人也。道人得道之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言與小人論君子也。○知讀爲「智」。此承上言，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妒賢害善，夫何能智乎？○與道人論非道言與君子處小人也。○知讀爲「智」。此承上言，與道人論非道，必能篤姦去惡，何患不智乎？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

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④心臥則夢，儻則自行，使之則謀。^⑤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⑥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⑦將須道者，虛之。虛則「人」入。^⑧將事道者，壹之。壹則盡。^⑨「盡」將思道者，靜之。靜則察。^⑩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⑪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⑫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⑬經緯天地而材官。^⑭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理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⑮翠翠廣廣，孰知其德？^⑯滔滔紛紛，孰知其形？^⑰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知道人在於知道，故進問知道之精也。^⑲○言能如是則知道也。^⑳○咸讀爲「藏」。心未嘗不藏，言心能收納凡諸感覺也。^㉑○心未嘗不兩言心能同時兼知也。^㉒○心未嘗不動，言心能有種種活動，如夢與思慮之類是也。^㉓○志記憶也。^㉔○言心既有所收納，無害更收納其後至者，此之謂虛也。^㉕○異識別差異之形相也。^㉖○夫猶彼也。言感覺雖紛雜，而心能緣耳知聲，緣目知形，比類區別，不以

彼一害此一，此之謂壹也。④偷懈怠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謀慮之難也。言人心癡則有夢，懈怠則放縱，役用則謀慮也。⑤劇，囂煩也。言心迷擾於夢想營煩，而專心接物，仍能有知，此之謂靜也。

⑥言於求道者，告之以虛壹而靜，使爲之法式準則也。⑦須求也。入納也。言將求道者，宜致其虛。虛而後有所受納也。⑧言將有事於道者，宜致其壹。壹而後道無不盡也。⑨言將思道者，宜致其靜。靜而後理無不察也。⑩言知道而察之，知道而行之，不離道者也。⑪見讀爲「現」。論讀爲「倫」。言有形莫不顯現，所顯莫不有倫理，倫理莫有失其分位者也。⑫疏通也。制度也。⑬材讀爲「裁」。裁制也。官統理也。⑭罪，讀爲「皞」。皞皞，廣大貌。廣廣，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疑當讀爲「曠曠」也。⑮淳淳，淳貌。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也。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羈云；形可劫而使謔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

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④故曰：心枝^⑤則無知，傾^⑥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⑦身盡其故則美。^⑧類不可兩也，^⑨故知者擇一而壹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非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⑩精於道者兼物物。^⑪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⑫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⑬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⑭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⑮危微之幾，^⑯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出令而無所受令，言心出令以使形，而不爲形所使也。^⑰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⑱○劫，迫也。暴同「默」，云言也。訛讀爲「屈」。^⑲○言心能自禁，自使，自奪，自取，自行，自止，是容其自擇也。^⑳○無禁言無所受令也。必自見，言神明之主出令也。^㉑○情爲「精」之借字。言物雖雜博，精至則不貳也。^㉒○詩周南卷耳之篇。^㉓采采方事采之也。卷耳草名，頃愾春之屬也。周行大道也。

◎不可以貳。周行言不可以懷人。萬周行之心貳之也。
④枝通「岐」。
⑤傾偏側也。
⑥贊稽參考也。言心能不貳，參考而類推之，可以知萬物也。
⑦故事也。言能盡不貳之事，則身美也。
⑧言事類皆不可兩也。
⑨言能各治其一物也。
⑩言能兼治各治其一物者也。
⑪志存於心者也。論發於言者也。官言各當其任，無差釋也。
⑫危之時加戒懼之心也。榮安榮也。言舜於事處以專一，且時加戒懼之心，故滿側皆獲安榮也。
⑬言舜心見道，而養以專一，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之能知也。
⑭道經言古言道之書也。今書大禹謨有此語，「之」均作「惟」。昔凡人治心，出以戒懼；道人養心，則在微妙也。
⑮幾萌兆也。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
○則足以見鬢眉而察膚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本形之正也。
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

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桑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錯置也。汎讀爲「沈」，泥澤也。

○倕，舜臣也。浮游，未詳。古稱黃帝臣夷车作矢，或浮游爲夷车別

名，或聲近而誤也。言二人者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禦一於射，故能精之也。

○奚仲，夏禹時車正也。

作乘馬，創四馬駕車之制也。言二人者雖作車，創四馬駕車，未必能御，而造父一於御，故能精之也。

曾子曰：「是」『視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

其名曰穀，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

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有子惡臥而猝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從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

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張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⑤此治心之道也。

○可以搏鼠。首庭廬無人，至靜寂也。而此靜境中，必有潛修深思者，故言「^{▲▲▲▲}惡能與我歌矣！」蓋以爲我何可以歌詠亂之也。^⑥空石穴也。^⑦射，設爲度辭隱語，而意度之也。其人善射，自好思也。

○挫損也，精誠也。言其人恐偶接外物，則思案精誠且敗損也。^⑧闢，屏除也。通射而果中也。

○首思仁亦若空石之人，則可謂微乎否也。^⑨言孟子惡其敗篋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然

求諸身外，蓋未及思也。^⑩焮，音舉（ㄔㄨˋ），灼也。言有若惡其寢臥而灼其草，可謂能自忍其身；

然出於強制，蓋未及好也。^⑪言若空石之人所爲，可謂能戒懼，然猶未可謂微也。^⑫景，音影（一

ㄥ）。古傳火曰外景，水曰內景。此處言明之洞者，其景照外，明之清者，其景含內。蓋以外景喻危，內景喻微也。^⑬言聖人從心所欲，兼盡其情，而主宰自當理也。^⑭言仁者能虛一而靜，故其思也恭；聖人何彊何忍何危，故其思也樂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立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頤步之澗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闔○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囂囂○也。執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之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

○疑定也。言觀物必須先有所疑定也。○冥冥暮夜也。○頤同「跬」半步也。澗小溝也。○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形似圭也。○厭指接也。○漠漠無聲也。囂囂喧聲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也。○玄讀爲「眩」。○精目之明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傍見其影

以爲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惑忽之間，疑玄之時，〔正〕定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定事，故傷於溼，齊而擊鼓〔鼓瘞〕烹豚，則必有敵，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夏首夏水口也。○印同「仰」。○或讀爲「城」，玄讀爲「眩」。城忽疑眩，皆精神搖亂迷惑之謂也。言當此之時，而後定其有鬼也。○無有而有無，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也。○愈讀爲「愈」。此言愚惑之蔽也。○言類此者皆無以異於洞燭梁也。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言人性能知萬物也。○言物理可爲人所知也。○疑定也，與「止」字合爲一詞。言人求知物理，而物理殊無涯，苟不定之準則，則終身不能得知也。○言所知縱多，苟不足以周決萬物之理，則猶未免爲愚者也。○錯置也，言廢舍也。言爲無益之事，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舍，是之謂妄人也。

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爲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需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滿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譖」。○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至足[○]者，高足善之道也。○言以聖王之道定爲準則也。○倫，倫類也。○幾，測度也。○幾，

近也。④是聖王之制也。下並同。擢取之也。言有智而非慮及聖王之制，則謂之擢也。⑤言有勇而非以持制聖王之制，則謂之貳也。⑥言熟於察而不以分聖王之制，則謂之篡也。⑦脩讀為「游」，知智巧也。言多能而不以游蕩聖王之制，使之純潔，則謂之知也。⑧辨利猶言能辯也。謹多言也。言能辯而不言聖王之制，則謂之讒也。⑨言是非當審察，不隨人云為斷也。⑩隆正中正之標準也。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⑪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

○鉗：古方言，惡也。彊鉗，既強且惡也。詬：訛也。幾：近也。

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⑫也：則廣

焉能奔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幾吉凶禍福之幾也。○廣讀爲「曠」，空也能讀爲「而」。言此無益之事，則曠焉而棄之，不以聖心而自害也。○往古昔也。來將來也。邑同「悒」，快也。憐讀爲「吝」，惜也。言不慕往古，不閔將來，棄無益之事，絕無悒快吝惜之心，惟求其合於道也。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遁而君子遠矣。詩○云：『黽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遁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周隱密也。泄宣露也。言以隱密而成，以宣露而敗，明君無此事也。○言以宣露而成，以隱密而敗，闇君無此事也。○逸時也。○星幽闇也。狐狸本黃色也。言以闇爲明，以黃爲蒼也。○幽暗也。險

憲衡也。

○詩大雅大明之篇。

○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正名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成名。○言舊制之名可法效者也。○文名。○節文威儀之名也。○禮經也。○散名。○言約定俗成之衆名也。刑名、爵名、文名皆出於王制，官之所專用也。萬物之名則不然，故曰散名。○期會也。○言散名從諸夏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鄉，皆因其所名，譯而通之也。○言生而本然者謂性也。

◎精合言如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言外物感心而來應也。事任使也。言生之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加任使而自然者，性之本能也。◎言性感物而分爲此六者謂情也。◎言情既如是而心爲之審擇可否而行，謂慮也。◎能功力也。偶人爲也。言心慮而加力焉，施於行動，謂僞也。◎正以此爲準也。爲亦可作「僞」下並同事兼善也。如商農工賈是也。言準利而爲謂事也。◎言準義而爲謂行也。◎在人者言藏於心也。「謂之知」之知讀爲「智」。有所合言遇物而應也。言所以知之藏於心者謂智；遇物而知與之合由於有智也。◎在人者言藏於身也。有所合言處事而當也。言所以能之藏於身者謂能；處事而得其當由於有能也。◎言傷其天性謂病也。◎節猶過也。言適然而遇莫之致而至者謂命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名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惑，惑則易使，易使則〔公〕功。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

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

○符節度量宜有定準，不可擅爲，擅爲則有罪也。○述王者所立之述也。○言慢於守名約也。

○作變也。言若有王者起，必將遵循成名，變易惑亂正名之新名也。

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互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

○所爲有名，所以有名之故也。所緣以同異名所因以同異之故也。制名之樞要制名之總要也。言正名不可不察是三者也。○此言名不正之害也。離心各不相同之人心也。紐結也。互紐，紛結而亂也。言名不正，則本異形也。我謂此衝而彼方，人謂彼圓而此方；本異物也，我名此牛而彼馬，人名彼牛而

此馬也。

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節、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滷、腐、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熟、滑、〔鍼〕緩、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天官耳、目、鼻、心、體也。○言同類同情之事物，天官與之接，其意想同也。○約名，猶言名約也。言比方其疑似以通之，是所以共其名以相期會也。○此以下言天官之意物也。色理，膚理也。以目異，言以目之感覺而能別異之也。○調聲之和也。節聲之制也。奇聲，奇異之聲也。○芬花草之香氣也。腐臭也。漏音同「嬾」，嬾姑臭者也。腐音酉（一又），惡臭也。○疾痛也。養同「癢」，瘡寒。

也。○同「遊」一言是數者以形體之感覺而能別異之也。○說讀爲「悅」心誠悅之也。故作而致其情也。○徵證明也。言心於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之外又能證明所知使之誠確也。○言惟心有徵知故能如是否則感覺紛至而無統不能有所知也。○簿記錄也。言心能徵知必天官會受是類感覺如記錄於簿書然兩相會合然後成其用也。○然語詞也。言五官感之而不知其名心能徵之而亦不能說其名則人皆謂之不知也。

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官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審徑易而不拂。○謂

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言既分同異，隨卽爲之命名也。

○言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也。

○喻曉也。單物之單名，如馬

如牛是也。衆物之複名，如白馬、黃牛是也。

○言單名複名有不可相避者，則舉其共名；如單名謂之

馬，牛雖萬馬，牛同名，或複名謂之白馬、黃牛，雖萬白馬、黃牛同名也。

○言雖共不害於分別也。

○有讀爲「又」。言推此共名之理以包一切，共而又共，至於無可共然後止也。

○首推此別名之

理以別萬物，如鳥有雞，獸有牛、馬，別而又別，至於無可別然後止也。

○言名本無定也。

○命命之也。言以所命之者互約也。

○言某名本不定表某實也。

○言約定俗成，

共謂之天地山川，則四者卽實名也。

○言徑疾平易而不遠拂，便於曉悟者也。

○言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

○言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之類也。

○言如兩馬雖可合而謂之馬，其實二也。

○言狀變而實猶是，不謂之二實而謂之化也。

○言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執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檻』○『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此宋钘之言也。○墨辯大取篇云：『愛人不外己，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荀子所指當即此說。○此墨辯小取篇語也。○言所爲有名，原以明貴賤，別同異也。今說若此，是貴賤不明，同異無別也。既以是驗之，更觀其所名與古來所名執行，則足以證其非而禁之矣。○此卽莊子『山與澤平』之說也。○此宋钘之說也。○此墨子之說也。○言所緣以同異，在天官之所感。今說若此，與天官之所感不相應也。既以是驗之，更觀其所言與古來所稱執爲調順，則足以證其非而禁之矣。○此四字不可解。○墨辯經下有『牛馬之非牛，與可之間，說在

象」一條經說下云：「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荀子所指當即此說。^④名約，所謂「約定俗成謂之宜」也。^⑤所受心之所是也。^⑥所辭心之所非也。言以名約驗之固不如是也。其所是與其所非相違，而所非正成俗以爲是者也。則足以證其非而能禁之矣。

凡邪說辟^⑦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⑧故明君臨之以執道^⑨之以道，申^⑩之以命，章之以論，^⑪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說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⑫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⑬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⑭用麗俱得，^⑮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⑯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⑱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⑲心

也者，道之主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偏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自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顙顙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辟讀爲「僻」。

○故所以然也。言民可一之以大道，使之遵循，而不可與其明其所以然也。

○道讀爲「導」。

○申重也。○章明也。論同「倫」。

○命以名命之地。期會也。言實不易曉則

爲之命名；命名而仍難曉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俾易曉也。

○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爲用之

大文飾也。

○闡同「僕」。配合聯繩也。言累名而成文辭，無非使諸名相配合相聯繩也。

○言既

能名聞而實驗，又能緩合恰當也。

○期會合也。累實猶言諸實也。言名所以會合諸實，使舉而可驗

也。○辭語辭也。言語辭積諸異實之名以成，所以論一意也。

○不異實名。言所用名始終同其神

義無廣狹之別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所以形象道理而說之也。○工官也。工宰猶言主宰也。○輕常法也。理條貫也。○質正也。請讀爲「情」實也。言正其名以會物，正其情實而喻之也。

○言足以別異物，則不爲過說也。○言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言聽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爲辨說，則盡其事實也。○窮讀爲「躬」。白道而冥躬，言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

○詩大雅卷阿之篇。○願願魚裳反（ㄩㄩ）溫貌。卬卬五綱反（ㄩㄩ）志氣高朗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厭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咄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曠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怠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言無人稱道觸犯忌諱之言也。○言首說著於開導，不駁辭辨；聽人之說主於悚敬，不事爭辨與

他人辨本於至公，無所偏曲也。○治古通「疊」言不以厭辭疊惑衆人之耳目也。○利首愛悅之也。辟讀爲「僻」傳辟者之辭言世俗傳說邪僻之人之辭也。○咄爲「謔」之借字言言謔固謔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逸詩也。○漫謂漫漫夜長耽吟思貌。○言無華於太古之道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詬，○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己寶。故愚者之言，笏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諧諧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虛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

惄。」④此之謂也。

○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類言有統類，不虛誕也。羞差然不齊貌。○言名辭得志義之理則已矣。○極中正也。○訶難也。言是務爲難說也。○苟同「忽」忽然無根本貌。曠同「曠」曠然煩言貌。諸語然多言貌。沸沸騰也。○誘誑也。言其名不正，其辭眩惑，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藉布陳也。言窮陳其辭，而無中正之理也。○知讀爲「智」。○詩小雅何人斯之篇。○蜮古謂之短狐，相傳能含沙射人爲災。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汝乃人也，雖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因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性之具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

固難類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道謂爲「導」。○言欲爲性之所固具，欲之有無，非治亂所繫也。○言欲之多寡爲人情必然之數，亦非治亂所繫也。○欲不待可得，言欲根於天性，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也。求者從所可，言求足其欲則從心之所願也。○受乎心，言受心之節制也。○首生之有欲，一而已矣。以有欲之性受制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滿其異，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欲生而心以爲不可生，則死此以心制欲也。○此承上明之言，所欲有過於生，而行動不及於求生，心之中理止之也。○言欲不及於死，而行動過之，自取死亡，心之失理使之也。○亡於無與於也。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

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虛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

[○]言性成於天之自然也。[○]言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之，智之所必出於此也。[○]盡足其欲也。[○]言求節之之道也。[○]此句恐有誤，意言所求不得而無虛者，在節其所求之欲也。[○]欲南無多，言南難至遠，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言北難至近，猶惡之也。[○]可道以道爲可也。言可道而從之，雖損去欲寡欲之說，豈亂也哉。[○]言不可道而去之，雖益去欲寡欲之說，豈治也哉。[○]小家珍說一曲。

之家，自珍貴其說者也。言論道則宋、墨之家頗人去欲寡欲者皆衰矣。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

○粹精也。未嘗粹而來，言禍託於欲也。未嘗粹而往，言福託於惡也。○內妄私也。內自擇，言妄有所擇也。○易言以物相易也。○累積也。嫌讀爲「懼」，快也。

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外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

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簾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問」閒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毒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冕，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

○有讀爲「又」。言雖歷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嚮讀爲「享」。嗛，足也，快也。○言假令暫時得閒而嘌之，而其不嘌者仍在，不能離也。○下二也字讀爲「耶」。粥同「鬻」。鬻，言促其生也。○輓同「冕」。無足言刑者也。言乘軒戴冕而行，似爲至榮，然實與無足者之吟卓而行無以異也。

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

以養口蟲布之衣、蟲紳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局室、「廬庚葭」簷簾、稊幕，尙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私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

○色不及備言所視之物不及備作之人也。○蟲訓之履蟲麻履也。○局促促狹之室也。蘆簾以蘆爲簾也。橐幕以橐爲幕也。尚尚古也。尚机筵言質樸之机筵也。○言以是無貪利之心而加以天下之權也。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言其行其謀出於幽隱人所不能聞見也。

性 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文亂理，而歸於畢。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拘木必將待櫟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礮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惰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惰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

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僞作爲也。○疾同「嫉」惡，烏路反（义）。○文理言節文條理也。○拘讀爲「鉤」曲也。
蒸矯言蒸之使柔，矯之使直也。○厲同「礪」，磨厲皆磨也。○擾，驅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聽不離耳。目明而耳聽不可學，明矣。

○言人之有學，由其天性本善也。此與告子所論者也。○事有所致力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

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聽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言孟子以爲人之性善，特皆失喪本性，故惡也。○言人之性，苟任其自然，則日離其朴質之純，必失喪而至於殘賊淫亂也。○言必不離朴質而自得美利，不待作爲而善，方能謂之性善也。○言

音張（生大）穉也。○言代其尊長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

○言禮義從何而生也。

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

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陶人之僞，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

○故猶本也。○擬夷然反（一弓）擊也。埴，丞職反（土）黏土也。

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而不「異」過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惰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

○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興起作爲也。

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幾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生而已，言順其生之自然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

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舉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繫括之生，爲拘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繫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繫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有讀爲「又」○當爲「嘗」之措字。○倚，猶旁觀也。○頃，少頃也。○節微，均驗也。
言論古必驗之今世，論天必驗之人事也。○辨別也。別之爲兩，兩家各執其一。言論議如別之合，如
符之驗然，可施行也。○與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
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
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一則陶埏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
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
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二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
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
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
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天非私曾、騫、孝己^三而

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兼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共敬「父」文^④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禮義積僞言積作爲而起禮義也。言是惟人之本性，故聖人能生之，否則亦不能生也。○辟穀爲「醫」。○有譏爲「又」。○曾參也。騫聞子驚也。孝已，殷高宗之太子也。三人皆有至孝之行也。○孝共，卽孝恭也。敬文言敬而有文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能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

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不然，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執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

○唯讀爲「雖」。○伏古通「服」事也。○執察精熟而察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

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貿，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

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

○言質本可以積而不可強使積也。○能爲兩言竟能成爲禹也。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

○此問答蓋荀子得之傳聞，今不見於載籍，亦以明性之惡也。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

◎言雖終日議論，其所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也。○徑直也。省言辭寡也。論通「倫」。快讀為「快」。快通「程」。快之以繩，猶言程之以繩也。○多悔，多咎過也。○齊疾也。始言處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輕巧也。敏速也。難能，多異術也。旁魄，即「旁薄」。廣大也。折譯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發辭捷速也。粹同「萃」。粹，孰言其言蕪萃而縝渺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猶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共樂之；天下不知之，則愧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福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④「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中，中道也。直其身，言依中道而立，無偏邪也。○不俗，不習也。○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也。○愧，愧然獨居之貌也。○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恬，

安也。言安於禍難，而廣自解說，務欲以辭勝人也。「廣解」下脫三字。◎不讀爲「否」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轡。○則不能自正。桓公之劍，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翟，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驛驥、驩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排轡，輔正弓弩之器也。轡，巨京反。（四一七）○靡，謂相順從也。